



衡岳志卷之三

分巡上湖南道僉事東莞鄧雲霄編刪

衡州府知府長泰楊鍾英

衡陽縣知縣清江羅夢暘

衡山縣知縣汜水何登高同訂

鄉紳禮部郎中耒陽曾鳳儀輯纂

衡州府學生負王邊寧

衡陽縣學生負王國泰

劉經筵

臨武縣學生負鄭祖詩

衡山志 卷之三
郴州 學生負表伯璣同校

仙釋

宇宙間名巖邃谷往往爲至人窟宅蓋清幽之掩鬱靈秘之昭宣若兩相待也彼瓊膏滴乳瑤草秀芝豈塵目能窺凡屣可到乎衡之以仙釋著者多矣演玄風垂慧日輝映兩間當並茲山不朽也志

仙釋

僊

惠車子與嚴君平友善數遊三湘久棲南岳

王妙想神仙錄曰蒼梧女道士也辟穀服氣居黃庭觀巽水之傍朝夕竭精誠想念丹府有光景神物之異後乃僊去

劉根先生遊觀四方晚歸南岳之東峰煉真服炁後

僊去

雙子辨號華蓋君在靈芝之峰修煉

王谷神卽太微先生蜀東城山道士渡荆渚泛瀟湘

至南岳卜菴於金母殿胎息還元數年道成

皮玄曜卽太素先生與王谷神同卜菴南岳

李鳳仙自幼不語幽棲南岳人問之曰知白守黑道
貴昏默

張白膠辟穀雲隱峰日飲深醉歌曰山花頭上插酒
向口中斟醉眼看醒漢茫茫盡喪真後不知所往
樵者見之但破鉢而已

賣薑翁不詳何許人日在市中賣薑有道士遇之欲
授以黃白之術翁不荅但取擔上薑納口中須臾
吐出成黃金兩人相顧而笑自是不復見

張道陵自天目山遊衡山謁青玉光天二壇禮祝融
君之祠

張禮正漢末入衡山服黃精顏色悅澤

劉麟之少尚素質謹和寡欲不修儀操人莫之測好
遊山谷因採藥至南岳深入忘返

晉

南岳魏夫人任城人晉司徒劇陽文康公魏舒之女
也名華存字賢安幼而好道靜默恭介讀莊老三
傳五經百氏無不讀覽志慕神仙味真耽玄欲求
神仙常服胡麻散茯苓丸吐納氣液攝生夷靜親
戚往來一無關見常欲別居間處父母不許年二
十四方適太保掾南陽劉文字幼彥生二子長曰

璞次曰遐幼彥後爲修武令夫人心期幽靈精誠
彌篤二子粗立乃離隔屋宇齋于別寢將逾三月
忽有太極真人安度明東華大神方諸青童扶桑
碧阿陽谷神王景林真人小有仙主清虛真君王
褒謂夫人曰聞子密締真氣注心三清勤苦至矣
扶桑大帝君敕我授子神真之道青童君曰清虛
天王卽汝之師也度明曰子苦心求道道今來矣
子其勗哉青景林真人曰虛皇鑒爾勤感太極已
汪子之仙名於玉劄矣子其勗哉青童君又曰子
不更聞上道內法晨景玉經者仙道無緣得成也

後日當會陽條山中爾勤密之矣王君乃命侍女
華散條李明允等便授雲蘊開玉笈出太上寶文
八素隱書大洞真經靈書八道紫度炎光君精金
馬神真虎文高仙羽玄等經凡三十一卷卽手授
夫人焉王君因告曰我昔於此學道遇南極夫人
西城王君授我寶經三十一卷行之以成真人位
爲小有洞天仙王今所授者卽南極元君西城王
君之本文也此山洞臺乃清虛之別宮耳於是王
君起立北向執書而祝曰太上三玄九皇高真虛
微八道上真玉宸褒爲大帝所敕便教于魏華存

是月日良日戊申謹授寶書神金虎文大洞真經
八素玉篇合三十一卷是褒昔精思於陽明西山
受真人大師紫元夫人書也於是景林又授夫人
黃庭內景經令晝夜存念讀之萬遍後乃能洞觀
鬼神安適六府調和三魂五臟生華色反孩嬰乃
不死之道也其後幼彥物故值天下之荒亂夫人
撫養內外旁救窮乏亦爲真仙嘿示其乖知中原
之亂攜二子渡江漢爲庾亮司馬又爲溫太真司
馬安成太守遐字子嵩爲陶太尉侃從事中郎夫
人自洛邑達江南寇盜之中所過之處神明保佑

嘗栖衡山望前峯妖氣祛之仰天峯白雲潭乃其
遺跡二子位旣成立夫人遂得冥心齋靜真靈累
感修真之益與日而進夫人凡在世八十三年以
晉成帝咸和九年歲在甲午王君復與東華青童
來降與夫人成藥兩劑一曰遷神白騎神散一曰
石精金光化形靈丸使頓而服之稱疾不行凡七
日太一玄仙遣輦車來迎夫人乃託劍化形而去
徑入陽條山中夫人誦經萬遍積十六年顏如少
女於是龜山九虛大真金母金闕聖君南極元君
共迎夫人白日昇天北詣上清宮玉闕之下太微

帝君中央黃老君三素高元君太上玉晨大道君
太素三元君扶桑大帝君金闕後聖君各令使者
致命授夫人玉劄金文位爲紫虛元君領上真司
命南岳夫人比秩仙公使治天台大霍山洞臺中
夫人能隸書小有王君並傳事甚詳悉又述黃庭
內景叙青精健飯方後屢降茅山子璞後至侍中
夫人令璞傳法于司徒琅邪王舍人楊義護軍長
史許穆子玉斧並皆昇仙陶貞白真誥所呼南真
郎夫人也以晉興寧三年乙丑降楊君家謂楊君
曰修道之士不欲見血見雖避之不如不見子所

嘗者道所詠者妙道妙旣得恐知慮蕩散斯念吾
子宜慎之復云河東梧桐山之西頭適崩二百餘
丈吾昨與茅叔申詣清虛宮授真仙之籍得失之
事頓落四十七人復上者三人耳固當洗心虛邁
勤注理盡心殫意竭如履水火久如此者仙道亦
不隱矣但在莊敬丹道而絕滯色之念也若抱滯
慾之心行上真之道者清宮所落皆此輩也豈止
落名生籍方將被考於三官也勉之慎之又曰得
道去世或顯或隱託體遺跡者道之隱也昔有再
醢瓊液而叩棺一服刀圭而尸爛鹿皮公吞玉華

而流虫出尸買李子咽金液而臭聞百里黃帝火
九鼎於荆山尚有喬嶺之慕李生服雲散以潛昇
猶頭足異處墨狄固虹丹以投冰甯生服石腦而
赴火務光翦薙以入清水之泉栢成納氣而腸胃
三腐如此之比不可勝紀微乎得道趣捨之迹固
無常矣保命君曰所謂尸解者假形而示死非真
尸解南真曰人死必視其形如生人者尸解也足
不青皮不皺者亦尸解也目光不落無異生人者
尸解也髮盡落而失形骨者尸解也白日尸解自
是仙靈非尸解之例也若死經太陰暫過三官者
肉脫脉散血沉灰爛而五藏自生骨如玉七魄營
侍三魂守宅者或三十年十年三年當血肉生服
質成形必勝於昔日未死之容者此名煉形太陰
易貌三官之仙也天帝云太陰煉身形勝服九轉
丹形容端且嚴面色似靈雲山登太極闕受書爲
真人是也若暫遊太陰者太一守尸三魂營骨七
魄侍肉胎靈祿氣皆數滿再生而飛天也其用他
藥尸解非是靈凡者卽不得返故鄉三官執之也
其死而更生者未殮而失尸者有形皮存而無骨
者有衣結不解衣存而形去者有髮脫而形飛者

有頭斷已死乃從一旁出者皆尸解也白日解者
爲正夜半解者爲下向曉向暮去者爲地下主者
皆得道之差降也六人之修道或灾逼禍生形壞
氣亡者似由多言而守一多端而期苟免也是以
屠桑頽枝而墜落百勝失於一敗惜乎通仙之才
安可爲三豎子而致斃耶智以無涯傷性心以慾
惡蕩真豈若守根靜中栖研三神彌貫萬物而同
玄變冥混然與泥丸爲一而內外均福也真人歸
心一任於未信心歸則正神和信順利真乖自
然之感無假兩際也若外見宗觀之氣內有愠結

之哂有如此者我見其敗未見其立地下主者乃
下道之文官地下鬼師乃下道之武官文解一百
四年一進武解倍之世人勤心於嗜慾兼味於清
正華日以隨世畏死而希仙者皆多武解者尸之
最下也夫人與衆真吟詩曰玄感妙象外和聲自
相招靈雲鬱紫宸蘭風扇綠輶上真宴瓊臺邈爲
地仙標所期貴遠邁故能秀頰翹翫被八素翰道
成初不遼人事則可預使余形氣消夫人旣遊江
南遂於撫州并山立靜室又於臨汝水西置壇宇
歲久蕪梗跡殆平有女道士黃靈徽年邁八十貌

若嬰孺號爲花姑特加修飾累有靈感夫人亦寓
夢以示知後亦昇天玄宗敕道士蔡偉編入後仙
傳大歷三年戊申魯國公顏真卿重加修葺立碑
以紀其事焉張驚喜字彥悅冀州人張華之族永
康中隨父任當陽棄俗修真南遊至寶慈觀仙去
緜仙姑長沙人也入道居衡山年八十餘容色甚少
於魏夫人仙壇精修香火十年孑然無侶壇側多
虎遊者結侶執兵而入姑隱其間曾無見畏數年
後有一青鳥形如鳩鴿紅頂長尾飛來所居自語
云我南岳夫人使也以姑修道精苦獨栖窮林命
我爲伴他日又言西王母姓緜乃姑之祖也聞姑
修道勤至將有真宮降而授道但時未至耳每有
人遊山必青鳥預說其姓字又曰河南緜氏乃王
母修道之故山也又一日青鳥飛來曰今夕有暴
客無害勿以爲怖也其夕果有十餘僧來毀魏夫
人仙壇壇乃一巨石方可丈餘其下圓浮寄他石
之上每一人推之則搖動人多則屹然而住是夜
羣僧持火挺刃將害姑入其室姑在牀上而僧不
見僧旣出門卽推壞仙壇轟然有聲山震谷裂謂
已顛墜矣而終不能動僧相率奔去及明有至遠

村者十人分散九僧爲虎所殺其一不共推故免
歲餘青鳥語始遷居他所因徙居湖南鳥隨之而
他人未嘗會其語鄭畋自承旨學士左遷梧州師
事於姑謂畋曰此後四海多難人間不可久居吾
將隱九疑矣一日遂去

新野先生晉太康中與徐君採藥入衡山
陳興明潁川人也少遊名山周訪真跡於南岳天柱
峰遇二真人年可十八九自云我歷行四海度有
志之士以世人修道暫能專精中道而廢不能勤
久何由擢形雲天飛冲霄衢矣汝之積功亦可嘉

也第勿退敗何慮不列名於金臺玉籍前苦後樂
苦卽有極樂卽無窮何者林谷幽棲禽獸爲伍饑
渴畢至寒暑辛勤割世辭榮離親捨愛可謂苦也
壽同天地變化無方策空乘虛坐生羽翼可謂樂
也得不勉於修勵乎興明拜首曰永佩聖言畢志
於道不敢怠忽也遂授明鏡玄真之道修之十八
年二仙復降以告之曰昔我授汝至道果能勤行
今則登躡九天遊宴八海積功之報也前苦後樂
惟予得之矣以晉太始年三月一日於元陽宮升

舉

衡岳志 卷之三
施存號胡浮先生師黃盧子得三皇內文驅策虎豹
之術居衡岳西峯洞門觀石室或跨白豹而出愛
慕者罕得親近晉永康元年四月七日升舉

尹道全天水人也於衡岳觀後峯修洞真還神徹視
之道兼佩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天真降焉謂
之曰白日升騰者當有其才而後成其道昔漢武
帝感太真金母授五岳真形靈飛十二事纔得尸
解之道而不能使形骨俱飛汝授其一事而有冲
舉之望斯乃勤苦所資亦宿分所值矣道全曰淺
學無聞願示其要天真曰上自五帝六甲左右靈

飛之符洎混洞東蒙之文事自次第而有十二及
五岳真形取其山之向背泉液之所出金寶之所
藏隧脉之所通而爲之圖也况主符圖吏兵仙曹
職宰者衆矣汝得靈符及受列岳真形能自信奉
而獲感通乃知文始之裔太和之族世有神仙矣
與汝期於九清之上混茫之中言訖而去道全晉
時居山至永嘉九年正月九日白日升舉

薛女貞晉時避世居南岳尋真臺外示同塵內修至
道後仙去

陳惠度潁川人也初居茅山採靈異草藥貨之飲酒

不食僅數年南遊挑兩笈盡是金石之類至南岳
選其幽勝乃告天而盟鍊丹深夜被鬼所擾三揭
丹爐運石摧壓唯冥心蟠石上誦黃庭經佩五岳
真形圖其志愈恪陰有感道力潛扶獲擒魍魅妖
氛盡散其鬼戰慄悲號真人復令豎石誓免羸鬼
形遠遁他界後丹成光氣滿山明徹遠近後服之
以永明三年五月十三日升舉

汪子華自幼讀書自謂取功名如拾芥年四十累舉
不第棄家雲遊愛南岳之勝結菴祝融峰九年不
出

南宋

徐靈期修道於南岳歲久遍遊岳之巖洞及諸山谷
一十五年無不周覽作衡山記云天柱峯高四千
一百丈有夏禹治水碑銘皆科斗文字紫蓋峰常
有白鶴翔集其頂而神芝靈草生焉又言有石室
在其下香鑪曰杵丹竈具存祝融峰上有碧玉壇
傍生紫梨木雖子熟人莫得而食之其所記洞府
勝異甚詳竟不知靈期所修何道能制伏虎豹役
使鬼神以元徽二年甲寅九月九日於上清宮白
日升舉

衡山志 卷之三
鄧郁隱居衡山三十餘載居洞靈臺誦經遇魏夫人
忽乘雲至謂郁曰君有仙分故來相尋遂傳法行
之而得道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如鶴大鼓翼
鳴舞移晷方去謂弟子曰青鳥既來期會至矣乃
乘之而去

鄧郁之字彥達卽鄧郁子也昔與徐靈期爲友周遊
靈山宋元徽年中徐君於上清宮升天郁之徘徊
仙山歲久梁帝聞其修道而闕丹石之備詔賜物
力許於岳麓山置上中下三觀爲修煉之所有神
人告語曰洞門之中是招福之鄉延生之地善記

勿忘丹成復回居紫蓋峰東以梁天監十一年壬
辰十二月三十日有八真人乘雲車羽蓋降於室
中卽前得道升舉者八真人也於是日揖郁之就
自然石壇同升霄漢後有朝旨爲之宮旋擇道士
以主薰奉至唐咸通年衡州刺史張覲陳乞賜號
紫蓋峰九仙石壇如其所請焉幼夢一鳥吐印與
之人聞有疾以印治救永爲符章病者目愈

齊

張曇要居招仙觀精思感通天真密降授其內養元
和默朝大帝之道行之十三年神遊太空面朝皇

極大帝賜以瓊實琅膏混神合景之液受而服之
變化不測神用無方以齊建興元年七月初三日
升舉

梁

張如珍南陽人也居南岳遇神仙降授明鏡之道使
其修之曰夫照物理者天也照物形者鏡也天之
道以清鏡之體以明人能存天清鏡明澄心靜神
而內外洞朗則至道成矣若以內役其智外勞其
形心不澄神不清者去道遠矣吾昔受之於長桑
公子云此道要秘於太微中天帝所得之能洞達

玄通遐照八極夫洞真法中有四規之道依四時
而行之亦與此同體爾古人所謂虛其室則白自
生定其心則道自生信哉言乎如珍修之九年而
成洞視千里無一物可隱以梁天監三年十一月
十三日於九仙宮白日升舉

王靈輿九江道士也勤志於道初居五老峰神人夜
中謂之曰得道者若非其地如植五穀於砂石之
間則不能成矣雖有升飛之骨當得福地靈墟然
後可以變化雖累德以爲土地積功以爲羽翼苟
非其所魔壞其功茲道無由成矣靈輿問何地可

以棲止曰朱陵之上峰紫蓋之鄰岫可以冲天矣
遂自廬阜遷居南岳之中宮一十二年群真下迎
以梁天監十一年七月十三就壇升舉

唐

廖仙名法正郴人也為景星觀道士

一日名通玄景星觀在今蘇仙

山脊俗謂之中觀

幼從方外得費房劉根之術

按仙傳費房得異

人術能符驅百鬼又劉根有召鬼之法太守史祈驗之果然敬服之

談經演法鬼讐

神降然性耽遊訪行亦見重于人當時賢士大夫
亡不得接逢掖之儒亦爭知其名時有人為表崇
所侵者覓符咒治之皆不能痊且愈以狂獷已而

倩廖師師至一見而慙慙以醒即得如初厥神如

此自是聲名益重咸通六年懿宗皇帝召宣入朝

行道術有驗上重而留之欲拜之官廖師辭不受

因力求歸乃重餽遣還師又辭不受賜號玄妙真

人歸過荊州公安野渡渡有二媿為人害時每興

波覆人舟

二妖小傳及郡志皆作二聖然聖無祟人之理大約山妖魑魅水妖魍魎疑不出此作二

媿為是 廖師渡方日暮無人舟中流水波澎湃

師恚然奮袂舉傘劈浪浪為之靜趣棄舟赤足踏

蹴水面御風而過

至今公安渡賴以無虞

舟子驚異知師非

世人也遂追隨師矢願為滅僕歸至觀求傳道法

師語曰汝自當持素我于此中煉丹丹成吾與汝分餌之汝慎護吾門也師遂隱山崑不出後廖師仙舟人

為本觀上神未幾師出遊廣東連州靖福山結一廬居

焉居連師少與人事室中亦無所有惟置一榻簡

書數篇而已後服水晶雲母不復染世味水晶雲母仙家

所服古衛卿何姑皆服之服二年節于其地白日飛昇今靖福

山尚有廖仙羽化迹焉說者謂師人品雖在佛老

韓文廖師蓋弱于佛老實為聖賢非他吐納丹赤者流也師

嘗栖于衡山韓昌黎遊衡之麓與之接譚深麗重

焉別時為序以送之韓文有送廖道士序稱郴居衡岳之南

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蜒蟾扶輿其水土之所生各材

不能獨當也意必有忠信魁奇材德之民生於其

間而以廖師當之又曰廖師學于衡山氣專而容

寂多藝而善游又曰廖師善知人其見重于賢士

大夫如此今郡西有廖仙嶺為師煉形之地仙觀

尚存焉廖仙嶺在郡西三十里土人相傳謂師嘗施扉履于此今併存之

譚峭字景升唐國子司業洙之子幼而聰明及長頗

涉經史強記問無不知屬文清麗洙訓以進士為

業而峭不然迥好黃老諸子及周穆漢武茅君列

仙內傳靡不精究一旦告出遊迤邐遊歷名山不

復歸寧父馳書責之復謝曰茅君昔爲人子亦辭
父學仙今峭慕之與其有益於父母父母以其堅
心求道不以世事拘之乃聽其所從而峭師於嵩
山道士十餘年得辟穀養氣之術惟以酒爲藥常
醉騰騰獨遊無所不知夏則服烏裘冬則綠布衫
或卧於風雪霜中經日人謂已斃視之氣休休然
父常念之每遣家僮尋訪春冬必寄之衣及錢帛
峭捧之且喜復書遽遣家僮乃厚遺之纔去便以
父所寄衣出街路見貧寒者與之及寄於酒家一
無所留人或問之何爲如此曰何能看得爲盜所
竊必累於人不衣不食故無憂也後居南岳煉丹
成服之入水不濡入火不灼亦能隱化著化書
薛季昌河東人遇正一先生司馬承禎於南岳授以
玉洞經籙研真窮妙唐明皇召入禁掖延問道德
乃談極精微上喜之恩寵優異尋卽還山上賦詩
贈之詩曰洞府修真客衡陽念舊居將成金闕要
願奉玉清書雲路三天近松溪萬籟虛猶宜傳秘
訣來往候山輿丹成一日忽曰祝融今夕有天真
之會予被召當往遂凌虛而去

李泌字長源趙郡中山人也父承休吳房令娶汝南

周氏既娠三年而生泌小字順幼聰敏書覽必能
諷之開元十六年泌年七歲玄宗御樓大酺命中
使潛抱之以入玄宗方與張說觀碁說令詠方圓
動靜泌應聲曰方如碁局圓如碁子動如碁生靜
如碁死說教之曰但可以意虛作不得實道其字
泌曰方如行義圓如用智動如逞才靜如隨意說
賀曰聖代嘉瑞也然身輕能於屏風上立薰籠上
行道者曰十五必白日上昇一旦空中有異香之
氣及音樂之聲泌之血屬必迎馬之至後二年賦
長歌行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
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仙復不貴
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意氣負
良畝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一葉扁舟泛五湖張
九齡見而誡之曰藏器於身古人所重况童子耶
爲詩但當賞心懷古勿自揚已爲妙泌泣謝之爾
後爲文不復自言九齡喜其有器度前途不可量
也九齡出牧荊州邀至郡經年還遊衡山因遇神
仙桐栢真人羨門子安期生降之輿車幢節照灼
山谷將曙乃去仍授以長生羽化服餌之道且戒
之曰太上有命以國祚中危朝廷多難宜以文武

之道佐佑人主功及生靈然後可登真脫屣耳自是多絕粒咽氣修黃老谷神之術天寶十載玄宗訪召近侍進講道德經肅宗爲太子敕與太子諸王爲布衣交十三載丁母憂還山無復仕宦之志詣南岳張先生受籙又與懶殘禪師遊著明心論泌嘗於衡岳寺讀書於懶殘所謂人曰非凡人也且經音先悽愴而後喜悅必謫墜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潛往謁焉懶殘命坐爇火出芋以啗之謂泌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祿山陷潼關玄宗肅宗分道巡狩灑王爲河洛節度使使人求泌會

肅宗手劄召泌號王備車馬送至靈武肅宗延於卧内規畫大計遂復兩都上與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黃衣者聖人也白衣者山人也上聞之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群疑泌不得已服之入謝上出懷中敕以泌爲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上曰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之李輔國張良娣譖建寧王肅宗賜王死泌請歸衡山代宗卽位累有頒賜中使旁午於道未幾徵入翰林元載嫉之奏以朝散大夫檢校秘書少監爲江西觀察判官載誅追復京師

又爲常袞所嫉除楚州刺史歷陝府長史兼防禦使陳許戍卒三千自京師歸去陝州界泌潛師隘險盡破之又開三門陸運漕米無砥柱之患就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崇文館大學士封鄴侯泌曠達敏辯好大言自出入中禁累爲權臣之所擠恒以言論忠讜歷事四朝以躋相位是歲三月薨贈太子太傅中使林遠於藍關逆旅遇泌單騎常服言暫往衡山話三朝之事慘然久之而別林至長安方聞其薨德宗聞之尤加愴異

張果號通玄大酉山有煉丹池武后時遣使召之卽

死後人復見居衡岳山中玄宗遣中書舍人李嶠齋醮書邀至東都舍集賢院肩輿入宮帝問治道神仙事語秘不傳果善息氣能累日不食數御美酒

唐若水魯郡人也知閩州若山其弟爲衡岳道士得胎元谷神之道中宗朝嘗徵入內殿尋懇求還山詔許之

羅浮軒轅先生軒轅集年過數百顏色不衰立於床前則髮垂至地坐於闔室則目光可長數尺每採於深巖峻谷之側有毒龍猛虎衛護或民家具齋

飯邀之雖一日百處無不分體而至若與人飲卽袖出一壺纔容二三升縱賓客滿座而傾之彌日不竭或命人飲則百斗不醉夜則垂髮於盆中其酒瀝瀝而出麴藥之香輒無減耗或與獵人同群俄而見十數儀貌無所間別或飛朱篆於中空則可屈千里病者以布巾拭之無不應手而愈唐宣宗召入內庭遇之甚厚因問曰長生之道可致乎集曰撤聲色去滋味哀樂如一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致堯舜禹湯之道而長生久視之術何足難哉唐宣宗因又問先生道孰愈於

張果曰臣不知其他但少於果耳及退上遣嬪御取金盆覆白鵲以嘗之而集方休於所舍忽起謂中貴人曰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乎中貴皆不喻其言於時宣宗召令速至而總及玉堦謂曰盆下白鵲宜早放之宣宗笑曰先生早知矣坐於御榻前宣宗令官人侍湯茶有笑隹隹貌古希素者而縝髮朱脣年方二八湏臾變成老嫗雞皮鮐背鬢髮如絲於宣宗前涕泗交下宣宗知官人之過遂令謝先生而貌復故宣宗因話荳蔻荔枝花俄頃二花皆連葉各近百數鮮明芳潔如總折下更嘗

賜棋子曰臣山下者有味逾於此宣宗曰朕無得
矣集遂取御前碧玉甌以寶盤覆之俄而撤盤卽
柑子至矣芬馥滿殿其狀甚大宣宗食之歎其甘
美無匹更問曰朕得幾年作天子卽把筆書曰四
十年但十字挑脚宣宗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
及晏駕乃十四年也初辭歸山至江陵於一布囊
中探金錢以施貧者約數十萬中使從之莫知其
故忽然亡其所在

王旻得道者也號太和先生居衡山貌如三十餘其
父亦道成有姑亦得道道高於父旻嘗言姑年七
百歲矣有人識其姑者常在衡岳或往來天台羅
浮貌如童其行比陳夏姬唯以房中術致不死所
在夫婿甚衆天寶初有薦旻者詔徵之至則於內
道場安置學通內外長於佛教帝與貴妃楊氏曉
夕禮謁拜於床下訪以道術旻隨事教之然大約
在於修身儉約慈悲爲本以帝不好釋典旻每以
釋教引之廣陳報應以開其志帝亦雅信之旻雖
長於服餌而喜飲酒不輟其飲必小嚼移時乃盡
一盃而與人言談隨機應對其服飾隨四時變改
或食鯽魚每飯稻米然不過多至葱韭薰辛鹹酸

之物非養生者未嘗食也好勸人食蘆菹根葉云
又食功多人有傳世見之面貌皆如故蓋數百歲
矣在京累年天寶六載南岳道者李遐周恐其留
戀京師不出乃宣言曰吾將爲帝師授以符籙帝
因令所在求之七年冬而遐周至與旻相見謂曰
王生戀世樂不能出耶可以行矣於是勸旻令出
旻乃請於高密牢山合鍊玄宗許之因改牢山爲

輔唐山

劉晏少好道術精懇不倦而無所遇常聞異人多在
一市肆問以其喧雜可混迹也後遊長安遂至一藥

舖偶問云常有三四老人紗帽拄杖來取酒飯訖
卽去或兼覓藥者亦不多買似非凡俗者劉公曰
早晚當至曰明日合來劉公平旦往果有道流三
人到引滿飲酒談謔極歡良久曰世間還有得似
我輩否一人曰王十八遂去自後每記之不可尋
求也及作刺史南過衡山縣館時春日風景和暖
喫冷淘一盤香菜茵陳之類甚爲芳潔劉公異之
語郵吏曰此菜何所得荅曰縣有官園子王十八
種所以館中常有此蔬菜劉公忽驚記所遇道者
之說遂往見王十八衣犢鼻褌灌畦狀貌山野望

劉公趨拜戰慄漸與語問其鄉里家屬曰蓬飄不省亦無親族劉公疑異之遣坐索酒與飲迄不肯却歸晏乃詣縣言欲偕同往嶺中縣令都不喻當時發遣王十八亦不甚拒破衣山履登舟而行劉公漸與之熟令妻子見拜之同坐茶飯形容衣服日益穢弊人皆並竊笑之去所詣數百里患痢朝夕困極舟船隘窄不離劉公之所左右掩鼻罷食不勝其苦劉公都無厭怠之色數日遂死劉公嗟嘆涕泣送終之禮無不精備乃塋於路隅園後一年官替歸朝却至衡山縣令郊迎旣坐曰使君所

將園子去尋却回乃應是不任驅使劉公驚問曰何時歸曰去後月餘日卽歸云奉處分放廻劉公大駭當時步至園中隣人云王十八昨暮去矣怨恨加甚向屋再拜涕泣不返審其到縣之日乃途中疾卒之辰也遣人往發其墓瘞所空存衣服耳數月至京城官居朝列偶得重疾近至屬纊家人妻子圍視號叫俄聞叩門甚急闔者走呼曰有人稱王十八求見一家皆歡躍迎拜王十八微笑而入其卧所乃盡令去障蔽等及湯藥自於腰間取一葫蘆開之瀉出藥三丸如小豆大用葦筒引水

半甌灌而搥之少頃腹中如雷鳴逡巡開眼蹙然而起都不似先有疾夫人曰王十八在此晏涕泗交下牽衣再拜若不勝情妻女及僕使並泣王十八悽然曰奉媿舊情故來相救此藥一丸可延十歲至期某却自取啜茶一碗而去劉公固請少淹留不可又欲與之金帛復大笑後劉公拜相兼領鹽鉄坐事貶忠州三十年矣一旦有疾王十八復來曰要求見相公劉公感歎頗極延入閣中又懇求王十八曰所疾卽愈且還其藥遂以鹽一兩投水令飲訖大吐吐中有藥三九顏色與三十年前服者無異王十八索香湯洗之劉公堂侄侍疾在側遂攫其二丸吞之王公熟視笑曰汝有道氣我固知爲汝掠也移時而去不復言劉公尋痊復數月有詔至乃卒

田良逸元和初南岳道士業絕高遠近欽敬不事浮飾而天格清峻山人見者褊吝盡消侍郎呂渭楊憑相繼廉問湖南皆北面師事潭州大旱祈雨不獲或邀請至楊曰田先生豈爲人祈雨者耶不得已迎之先生蓬髮敝衣欣然就與到郡亦終無言卽日降雨所居岳觀建黃籙壇場法具已陳而天

陰晦弟子請待晴田亦無言岸幘垂髮而坐及行
齋左右代整冠履扶昇壇上天已開晴楊嘗迎至
潭州田方跣足使至乘小舟便行使者以履襪進
及於衙門卽坐堦砌着襪傍若無人楊再拜亦不
止之時飲酒而言不及吉凶是非其揚自京尹謫
臨賀尉遺銀器受之便悉付門人作法會使者還
田謂日報汝侍郎歸無憂也未幾量移杭州田平
生未嘗干人人亦不敢逆性不多記人官位姓名
第與呂渭最深愛後郎中呂溫刺衡州因來候之
左右先告以使君是侍郎之子及溫入下床撫其
背曰爾是呂渭兒子耶溫泫然降堦田亦不止其
真樸如此又蔣含弘與田良逸爲莫逆交混元之
氣雖不及田而修持趣向亦類兄事於田蔣始善
符術自晦其道入莫之知後居九真觀命弟子至
縣市齋物不及期還詰其故云於山口見一猛獸
當路良久不去以故遲歸蔣曰我在此鹿伊已多
時何敢如是卽以一符置所見處明日獸踏符蔣
聞之曰我本以符却之使其不來豈知不能自脫
旣以害物安用術爲取符本焚之自此絕不復留
意焉未幾與俱蛻去

柳實元徹衡岳人唐元和中結伴往驩愛二州各省
其父至登州爲風飄入海島二子登岸見一廟有
玉天尊像案上有金爐俄有雙環捧玉合至炷以
異香二子以其事告女曰玉虛師當降此島與南
溟夫人會子堅請之言訖二仙果至二子泣而求
救玉虛曰子隨南溟夫人而行當無憂也夫人視
二子久之曰二子殊有道骨他日當得仙但子宿
分自有師吾不合爲子師耳遂命侍女送二客去
乃贈以玉壺高尺許復別以詩云來從一葉舟中
來去向百花橋上去若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
分明語俄有橋長數百步其傍皆異花二子於花
間潛窺皆群龍相接爲橋將至海岸侍女乃解一
合子中有物如蜘蛛狀謂二子曰吾輩水仙也昔
遇少年因而生子垂三歲夫人命與南岳之神爲
子前南岳回鴈峯有使者至水府使者回曾以吾
子所弄玉環寄之而使者隱之不付二君經回鴈
峯下願訪使者廟以此合投之當得玉環爲送南
岳吾子亦當有報慎勿啓之二子因問侍女曰夫
人云吾輩自有師師當是誰曰南岳太極先生爾
二子乃經回鴈峯訪使者廟以合投之頃更有黑

龍飛騰空中下一玉環乃收以送於南岳廟忽現黃衣少年出二金合謂二子曰此藥名返魂膏人有斃者雖一甲子猶可塗頂而活言訖不見二子遂持歸其妻死三日矣以其藥塗頂果俱活乃共訪太極先生於南岳一日雪中見老叟負薪哀其年老而寒飲之以酒睹薪擔上有刻太極二字乃拜求之因持玉壺以告其故叟曰吾平生時玉液者此壺也遂拉二子同上祝融峯更不復出

房建居於含山郡性尚奇好玄元之教常從道士授真籙積二十年後南遊衡山遇一道士風骨明秀

與建語爲建述上清仙都及蓬萊方丈靈異之事一一皆若涉歷後旬餘建自衡山適南海道士謂建曰吾嘗客於南海迨今十年矣時有寺官李侯者護其軍李侯以簪遺我我以簪賜君君宜寶之建得其簪喜甚因而別去是歲秋建至南海常一日獨遊開元觀觀之北軒有傳塗爲真人狀者二焉其位於東者左玄真人及視左玄之狀果衡山所遇道士也奇而歎者且久及覩左玄之冠已亡簪矣時有觀居道士數輩在焉建具以事言次出玉簪示之道士驚曰往歲有寺官李侯護兵於南

海嘗以二玉簪飾左右真人迨今且十年其左玄之簪亡之數年矣今君所獲果是焉建奇之因以玉簪歸道士

張山人伎術之士曹王臯貶衡山時嘗出獵因得群鹿十餘圍已合計必擒獲無何失之不知其處召山人問之山人曰此是術者所隱耳遂索水持咒力禁之少頃於水中見一道士長纜及寸負囊拄杖蹶蹶而行衆人視之無不見者山人乃取一針就水中刺道士左足遂見蹶足而行卽告王曰此人易追止十數里遂命走馬向北逐之十餘里見

一道士蹶足而行與水中見者狀貌同遂以王命邀之道士笑而來山人曰不可責怒但以禮求請之道士至王問鹿何在曰鹿在矣向見諸鹿無罪卽死故哀之所以禁隱亦不敢放今在山側耳王遣左右視之諸鹿隱於小坡而不動王問其患足之由曰行數里忽然患之王召山人與之相見乃舊識焉其足亦平復乃是郴州連山侯觀主卽從容遣之未幾有一客過郴州寄宿此觀繫馬於觀門糞穢頗甚觀主見而怪之客大怒詬罵道士而去未數日客遇山人山人謂曰君方大厄盖有所

犯觸客卽說前日所與道士爭罵之由山人曰此異人也爲君致禍却速往辭謝之不然不可脫也此爲震厄君今夕所至當截一栢木長與身齊致所卧處以衣衾覆之身別處一室以棗木作釘子七枝釘地依北斗狀乃建辰位身居第二星下伏當免矣客大驚登時卽面求得木等果依前法設放宿處未至郴州於山館半夜忽大風雨雷震於前屋湏臾電光直入所止客伏於星下不敢動電入屋數四如有搜捕之狀不得而止比明前視栢木已爲粉矣客益懼奔謝觀主哀求生命久而方解客首罪而去遂求張山人厚報之也

申泰芝字廣祥其先洛陽人也因守官湖外世居長沙泰芝卜居邵州仁風村之柳塘數世皆修慈惠泰芝自幼蔓處不與親友交好讀書常清儉遊息南岳訪神仙之事一夕於祝融頂遇真人傳金丹火龍之術歸而煉丹雲山之北或棲真天聖巖中積有歲年遂能乘虛御風隱顯出入人不可測開元二十六年明皇召至長安以楮爲座待之泰芝如坐木几明皇甚異之爲設齋饌泰芝納數物懷袖中問之對曰當以陛下命賜邵州守月餘邵守

果有表至其靈異若此後以天寶十四年八月十
三日於雲山觀冲舉

華幽棲自西蜀遊二十四年歷荆渚沂瀟湘禮赤君
於此修真晦其名氏於五峯之下石臺上注靈寶
一經臺上烟雲如香烟繚繞而起注經罷烟亦自無
感格如是因名天香臺後尸解

吳溼虛開皇中道士也字合靈居華蓋院風狂未嘗
下山終日沉湎亦無烟火之具俗呼爲吳獐好睡
經旬不食嘗言云若要閑卽須懶如懶卽不閑也
素不攻文忽作上昇歌云玉皇有詔登仙職龍吐

雲兮風着力眼前驀地見樓臺異草竒花不可識
我向大羅觀世界世界只如指掌大當時不爲上
昇忙一時提向瀛洲賣後於清泰二年上昇又有
荆臺隱士鐵剗先生樊氏慕合靈之道常騎白牛
訪之楚王馬希範嘗師之後馬希聲嗣位先生不
知所之

張惠明貞觀末再修遇南岳石英夫人傳道行抱一
三五混合之法而後尸解

司馬承禎字子微開元初自海山乘桴鍊真南岳結
庵於觀北一里日之白雲丞相張九齡屢謁之明

皇令弟承禘詔之較正道德經深加禮待呼爲道
兄凡是觀中供養金銀器皿悉歸降賜自御札批
答表書往來不絕天寶初蜀人薛季昌昔在峨嵋
山注道德經二卷後隱居衡岳華蓋峰撰玄微論
三卷并大道頌一首乃注得司馬弟子王仙嶠寫
進上詔住降真觀供器御書批答不絕及於九真
觀奉追聖祖天道玄元皇帝聖像一鋪十三事通
光座高一丈七尺經六百七十卷仙嶠乃本觀道
童性好淡泊因看列仙傳有物外操嘗謂五千言
外皆土梗耳携岳中茶入京師教化嘗於城門內
施茶忽一日遇高力士見而異之問所來客是南
岳山九真觀道童爲殿宇頽毀特將茶來恭化施
主力士喜其言因聞明皇宣見帝喜清秀問曰卿
有願否對曰願鬱鬱家國盛濟濟經道興帝喜令
拜司馬先生爲師於內殿披戴厚賜迴山夜夢感
真人陳少微而得道要再命侍司馬先生來王屋
久之奏云尊師以開元二十三年仙化云請收南
岳舊居爲觀蒙聖恩書額詔薛季昌住持降聖觀
宣賜聖像供器天寶十二年復令衡州鑄銅鐘一
口降賜觀中音韻振遠徹於霄漢重四千斤

俞靈瓚河間人衡山九真觀修道十餘年南岳赤君授以回風術行之二十年能坐見天下如在掌中劉元靖武昌人初師王道宗道宗仙去靖感悟遂遊名山入南岳峻峰鑿石穴以居絕粒煉氣唐敬宗召入思政殿問長生術尋放歸武宗復召入禁中受法錄賜號廣成宣宗時仙去惟杖履在焉

軒轅彌明者不知何許人在衡湘間來往九十餘年善捕逐鬼物能囚拘蛟螭虎豹人莫知其壽進士劉師服嘗於湘南遇之元和七年壬辰十二月四日將自衡山遊太白溫京師與師服相值師服招

其止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詩名擁鑪夜坐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鬢黑面長頸而高結喉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掀衣張眉指鑪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與我賦此乎師服以衡湘舊識見其老頗貌敬之不知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可援筆而題其首兩句曰巧匠琢山骨剗中事煎烹次傳與喜踴躍而綴其下曰外苞乾蘇文中有潛浪驚題訖吟之彌明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墻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爲吾書之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

脹彭亨初不似經意詩旨有譏於喜二子相顧慙
駭然欲以多窮之卽賦兩句以授喜曰大若烈士
膽圓如戰馬纓喜又成兩句曰在冷足自安遭焚
意彌真彌明又令師服書曰秋瓜未落葉凍芋疆
抽萌師服又吟曰磨礮去圭角浸潤著光精訖又
授喜思益苦務欲壓彌明每營度欲出口呻吟聲
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亦竟不能奇曰旁有雙
耳穿上爲孤髻撐吟竟彌明日時於蚯蚓竅微作
蒼蠅聲其不用意如初所言益奇語皆侵二子夜
將闌二子起謝曰尊師非常人也某等伏矣願爲

弟子不敢更論詩彌明奮曰不然此章不可以不
成也謂劉曰把筆把筆吾與汝就之耶又連唱曰
何當出灰地無計離餅甕謬居鸚鵡間長使水火
爭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徒爾堅貞性不過升
合盛寧依煖熱弊不與寒涼并忽羅翻溢愆實負
任使誠陋質荷斟酌狹衷愧提擎豈能煮仙藥但
未污羊羹區區徒自效瓊瓊安足呈難比俎豆用
不爲手所極願君勿嘲誚此物方施行師服書訖
卽便讀之畢謂二子曰子皆不足與語此寧爲文
耶吾就子所能而作且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

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豈獨文乎哉吾閉
口矣二子大懼皆起床下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
一言而已先生稱不鮮人間書敢問鮮何書也請
問此而已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卽退就坐彌明
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但恐失色不敢喘息斯
須曙鼓鼕鼕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覺驚顧已失彌
明所在問童子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便旋
然久不返覓之已不見矣二子驚惋自責因携詩
詣昌黎韓愈問此何人也愈曰余聞有隱君子彌
明豈其人耶遂爲石鼎聯句序行于代焉

宋

跛仙太平興國中有跛仙遇呂洞賓於君山後亦隱
抱黃洞行靈龜吞吐之法功成回岳麓自號瀟湘
子嘗言我愛瀟湘境紅塵隔崖除南山七十二惟
喜洞真墟元祐間嘗有白鶴栖鳴於杉松之注三
日而去

率子廉衡山農夫愚朴不遜衆謂之率牛晚爲道士
居南岳紫虛閣性嗜酒嘗醉林間郡守王祐過其
前不能起直視祐曰村道士欲飲酒不能常得得
復徑醉官人恕之祐察其異與歸居月餘無所言

送還山贈祐詩二絕書板懸閣上衆始驚之一日
忿謂衆曰吾將有所適衆往視則歿矣塋之岳下
未幾有僧守澄自京還附子廉與書驗之乃歿之
日所書發其塚惟杖屨而已

衡山道人長慶中有頭陀悟空嘗裹糧持錫入衡山
至朱陵西原遊覽累日捫蘿度險無跡不到因憇
於巖下長吁曰飢渴如此不遇主人忽見前巖有
道士坐繩牀僧詣之不動遂責其無賓主意復以
饑困告道士欬起指石地曰此有米觸石深數寸
令僧探之得陳米斗餘卽置於釜承瀑水敲火煮
飯僧纔食一口未盡辭以未熟道士笑曰君食止
此可謂薄命我當畢之遂喫飯盡又曰我爲客設
戲乃處木菓枝頭猿懸鳥歧趨捷閃目有頃又旋
繞繩牀蓬轉湍急但覩衣色成規倏忽失所在僧
尋路歸寺數月不復饑渴

元

姚祖大元末爲郡吏經衡山望巖下有數年少並執
筆作書祖謂是行侶休息乃在道過之未至百步
許少年相與翻然飛去遺一帋書在坐處前數句
古時字自後皆鳥跡

時有僧問如何是沙門眼師曰長長出不得又曰成佛成祖出不得亦道輪回出不得僧曰未審出箇甚麼不得師曰晝見日夜見星曰學人不會師曰妙高山色青又青師一日遊山歸首座問和尚甚麼去來師曰遊山來座曰到甚麼處師曰始從芳草去又逐落花回座曰大似春景師曰也勝秋露滴芙蓉師遣僧問同叅會和尚曰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默然僧曰和尚未見南泉已前作麼生會曰不可更別有也僧回舉似師師示偈曰百尺竿頭不動人雖然得人未有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便問祇如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朗州山澧州水不會師曰四海五湖王化裏有客來謁師師召尚書其人應諾師曰不是尚書本命曰不可離却卽今祇對別有第二主人師曰喚尚書作至尊得麼曰恁麼總不抵對時莫是弟子主人否非但祇對與不祇對時無始劫來是箇生死根本有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真祇爲從來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痴人喚作本來人

無量壽佛姓周氏柳程水鄉人

程水在郡東北五里資興縣界

毋

熊氏產師有摩尼入懷之兆生而頤面大耳骨脊

如柴標姿異人天姓好定自幼即出家俗相傳郡西開元寺為師披剃處初參徑山道欽禪師自立禪關一所設門扃鐻止留一甕牖昕夕跏趺其中不間寒暑者數年唐天寶末辭徑山之羅浮披經悟法得般若彼岸之理嘗從一高僧觀于海上高僧戲謂師曰苦海無垠如是哉師感然曰是衆生之所謂苦海而菩提之所謂性海也僧為之大愕然坐師上坐而禮之居數載歸省其母按小傳師程水遇鄰姥呼其乳名師矢之曰得道不歸程歸程道不靈江邊逢老嫗道我舊時名母曰幾年相別形枯容頹因殺雞為黍食師師不忍辭承母命盡啖之母食其一跏師食竟趨至江許出

腸洗之按統志佛圖澄左乳旁有一孔通腹內時以絮塞之遇夜拔絮一室洞明或有障淖臨流引腸洗之已復納入厥江遂名洗腸洗腸江在郡東其至江屈曲亦若腸

今常有獨足雞浮水面焉雞獨足者以母食其一跏也郡人建

刹郡南香山香山在郡南五里舊有招提今廢寺下有香泉味頗甘冽留師就

為道場地輕浮居為之陷因出遊過衡州鴈峯寺

芘芻者怪其形不容止宿師曰既不許宿可借行

僮衆僧嗤之曰行僮難覓要泥塑金剛吾當奉女

師曰不難以手指一金剛儵然倒地成一健僮荷

簦從師而去今鴈峯寺天王右一位竟不可塑每朔望成采繪竟又復自墮後每朔望竟不

得加僧衆大訝相謂曰近聞郴陽出佛意其人乎
 五采師行百步衆共追之趕至渡頭及之衆僧泣懇曰
 吾等不識活佛願留回寺師擲揄曰吾是遊僧柰
 何言佛衆苦留不已曰五百年後吾當歸鴈峯爾
 以一袈裟並說一偈遺之偈云雲遊僧者悟真空
 千佛袈裟萬代宗山寺衆僧留不住五百年中歸
 鴈峯授訖師杖錫而去俗傳師後携行僮過渡登舟舟爲之震撼渡者傷憊
 曰子殆金剛耶言訖而行僮復蹉爲泥矣至德初游至湘源遂于湘山
 朔淨土院居之湘山在全州西二里寺在山之陽舊名景德寺宋賜額報恩光孝寺
 天下高僧從之者甚衆至會昌初一日謂衆比丘

曰大劫將至僧當易衣冠衆曰當若之何師曰是
 固無害遂披紫霞衣曰無量壽衣頂青崆冠曰真
 空法冠將頰下肉成顛擲頂上肉成髻蓋豫知武
 宗欲滅釋氏教故以此自異又結庵湘山之覆釜
 山覆釜山在全州西四十里今寺名光定寺自稱無量壽主謂從無量
 曠劫以來有此主也釋氏唐武之阨緇剃輩未有
 漏網者唯師竟得免末州刺史常宙遣使禮請翌
 日卽至四門各見其入宙出道迎惟見其一其靈
 變類此者不可具述按仙鑑軒轅集得道凡民家請齋供者雖百餘處皆分身
 而至又按一統志石坦遇異人授道術能分身同時詣十餘家大中時還淨土不

易衣冠不去髭髮于咸通八年二月十日端坐而逝時年一百三十二矣五代時以湘源多神異改

為全州師真身在湘山歷代封為慈祐寂照妙應

禪師又號湘山祖師萬相主人無量壽佛華言無

量壽蓋梵語所謂阿彌陀也按釋氏有佛說觀無量壽佛經善道法師

入大藏信手探卷得觀無量壽佛經修十六妙觀卒以此得解又號萬壽念禪師

嘗元旦上堂有教眾僧禪語今傳于世語云往復

無際動靜一源含有德以還空越無私而迴出昔

日日今日日照無兩明昔日風今日風鼓無兩動

於其中間覓去來相不可得何故自他心起起處

無蹤自我心忘忘無滅迹大衆若向這裏會去與

天地而同根共萬物為一體若也未明為你重重

頌出元正一古佛家風從此出不勞向上用工夫

歷劫何曾異今日元正二寂寥冷淡無滋味趙州

相喚喫茶來剔起眉毛須瞥地元正三上來稽首

各休談若問香山山裏事靈源一派碧如藍禪語出象

教皮師之宗旨大概於此可見初郡村中有怪人

嘗放毒于鄉里師至其家治而服之怪人竟從師

為侍者舊傳郡有恠人持一物網人而食之師至其家母曰請避師曰無妨恠人歸網師不

得師以袈裟覆之遂飯依師後歸今人為肖像于省毋又食人師長其喙乃得不歸

師側號靈武天帥

此神極武而祈辟多靈應故號靈武俗撰師作師

師所

生之地為周源

山在郡東程水鄉

鄉人即其地為師建

刹二一龍居寺一廣慧寺佛母塋龍居寺後歲時

嘗有雷雨為掃其墓墓之左右地皆產方竹墾人

多取之為杖距山五里有牛嶺師嘗結靜室其下

毋徃省之有頃毋渴師卓錫得泉飲之毋饑師扣

石出饅以奉今泉鐸饅模尚在又郡南萬歲山師

曾坐定其石間猶有盤踞迹存焉

襄州居士龐蘊者衡陽人也字道玄世本儒業少悟

塵勞志求真諦唐貞元初謁石頭乃問不與萬法

為侶者是甚麼人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後與

丹霞為友一日石頭問日子見老僧以來日用事

作麼生日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乃呈偈曰日

用事無別惟吾自偶偕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

朱紫誰為號丘山絕點埃神工并妙用運水及搬

柴後參馬祖問曰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祖

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士於言下頓

領玄旨嘗遊講肆隨喜金剛經至無我無人處致

問曰座主既無我無人是誰講誰聽主無對士曰

某甲雖是俗人粗知信向主曰祇如居士意作麼

生士以偈答曰無我復無人作麼有疎親勸君休
歷座不似直求真金剛般若性外絕一纖塵我聞
并信受總是假名陳主聞偈欣然仰歎住無生庵
作一偈曰昔日在有時常被有人欺種種生分別
見聞多是非後來入無時又被無人欺一向看心
坐冥冥無所知有無俱是執何處是無爲有無同
一體諸相盡皆離心同虛空故虛空無所依若問
無相理惟有父王知凡居士所至之處老宿多往
復問疇皆隨機應響非格量軌轍之可拘也元和
中北遊襄漢隨處而居有女名靈照常鬻竹漉籬
以供朝夕有偈曰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
不實無亦不拘不是賢聖不是凡夫居士嘗云難
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其妻云易易易百草頭邊
祖師意其女云也不難也不易饑來吃飯倦來睡
又云易復易卽此五蘊有真智十方世界一乘同
無相法身豈有二若捨煩惱入菩提不知何方有
佛地士因賣漉籬下橋喫樸靈照見亦去爺邊倒
士曰作麼生女曰特地來扶起士將入滅謂靈照
曰視日早晚及午以報照遽報曰巳中矣而有蝕
也士出戶觀次靈照卽登父座合掌坐亡士笑曰

我女機鋒捷于吾矣於是更延七日州牧于公頤
問疾次士謂之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
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于公膝而化遺命焚
棄江湖縑白傷悼謂禪門龐居士卽毗耶淨名矣
有詩三百餘篇傳於世

智明衡州華藥僧依寶峰有年無省因爲衆持鉢峰
自題其像曰雨洗淡紅桃萼嫩風搖淺碧柳絲輕
白雲影裏怪石露綠水光中古木清噫你是何人
至焦山枯木成禪師見之嘆曰今日方知此老親
見先師來師遂請益其贊成曰豈不見法眼拈夾

山境話猿抱子歸青嶂後鳥銜花落碧巖前曰我
二十年前作境會我今問你不可道是脚教也師
曰奇怪二老宿有殺人刀活人劍一轉語似空中
挂劍當時若無後語達磨一宗掃土而盡諸人要
見二老宿麼寧可截舌不犯國諱

按神僧傳釋慧思俗姓李氏武津人也少以弘恕慈
育知名問里常夢梵僧勸令出俗駭悟師遂辭親
入道數夢神僧勸令齋戒唯一食不食別供所止
庵舍野人焚其所居遂顯厲疾求誠懺悔所患平
復又夢梵僧數百形服瓌異上座命曰汝先受戒

律儀非勝安能開發於正道也既遇清衆宜更齋
壇祈請師僧四十二人加羯磨法具足成就後忽
驚悟方知夢受復夢彌勒說法開悟故造二像並
同供養又夢隨彌勒與諸眷屬同會法華心自唯
許曰我於釋迦末法受持法華今值慈尊豁然開悟
轉復精進靈瑞重沓瓶水常滿供養嚴備若有天
童侍衛之者時慧問禪師初閱中觀論悟旨遂遙
禮龍樹爲師師乃往受法晝夜攝心脇不至席坐
夏三七日得宿命通倍加勇猛尋有障魔四肢縉
弱不能行步卽自念曰病從業生業由心起心源

無起外境何狀病業與心都如雲影如是觀已輕
安如故夏滿猶無所得放身倚壁背未至問豁悟
法華三昧研鍊逾久前觀轉增名行旣播學侶日
增以時多艱欲往一方安禪行道忽空中告曰若
欲納代又詣武當若欲禪定便往南岳至是領徒
南邁值梁之亂自大蘇山將四十餘僧徑趨南岳
旣至謂徒曰吾寄此山期拾載以後必事遠遊師
曰吾前生曾居此處領徒陟嶺見一所林泉勝異
曰古寺也吾昔居之掘地果得僧用器皿殿宇基
址又指兩石下得遺骸乃建塔今三生塔是也又

於東畔靈岩之傍建臺爲衆講般若法正當大岳
之心今般若寺是也南北學徒來者雲集師患無
水忽見岩下潤以錫杖卓之果得一泉猶未周洽
俄二虎引師登嶺跑地哮吼泉水流迸今虎跑泉
是也或問何不下山教化衆生而自視雲漢作麼
師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更有甚麼衆生可
度者示衆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已求莫從
他覓覓卽不得得亦不真偈曰頓悟心源開寶藏
隱顯靈通現真相獨行獨坐常巍巍百億化身無
數量縱令鬲塞滿虛空看時不見微塵相可笑物
今無比况口吐明珠光晃尋常見說不思議一語
標名言下當又曰天不能蓋地不載無去無來無
障礙無長無短無青黃不在中間及內外超群出
衆太虛玄指物傳心人不會道風旣盛名稱普聞
有道士生妬心密告陳主誣師乃北僧受齊國券
斷斷岳心釘石興妖帝遂遣使追師使至石橋見
二虎跑憤大蛇當路使驚乃誓曰我見思禪師當
如佛想若起惡心任汝所傷虎蛇乃退使見師再
拜以事白未至之前師見一小蜂來螫其面卽爲
大蜂咬殺衝至師前師入定窺知之是宿冤欲相

撓害師謂使曰使者先去貧道續來七日後飛錫而往四門關吏齊奏師入帝已驚異及師朝見帝遂下迎復問左右卿等見此僧何如人對云常僧帝曰朕見其踏寶花乘空而至乃迎師入殿供養其道士罪以欺罔欲盡誅之師懇帝曰此宿寃願陛下赦之乃可其奏敕彼道士給師役使師奏辭還山帝餞以殊禮未几道士誣師者其人暴死一人爲犬所齧而斃應蜂兆矣自是每年陳王三信叅勞榮盛莫加而神異難測遇雨不濕履泥不汗或現形大小或寂爾藏身是年六月二十二日屏衆泯然而逝

潭州上封佛心才禪師福州姚氏子幼得度受戒遊方至大中依海印隆禪師見老宿達道者看經至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一時現師指問曰一毛頭師子作麼生得百億毛頭一時現達曰汝乍入叢林豈可便理會許事師因疑之遂發心領淨頭職一夕汎掃次印適夜叅至則遇結座擲拄杖曰了卽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師豁然有省及出闔追豫章黃龍山與死心機不契乃叅靈源几入室出必揮淚自訟曰此時我見得甚分明祇是

臨機吐不出若爲柰何靈源知師勤篤告以須是
大徹方得自在也未幾竊觀鄰案僧讀曹洞廣錄
至藥山採薪歸有僧問甚麼處來山曰討柴來僧
指腰下刀曰鳴剝剝是箇甚麼山拔刀作斫勢師
忽欣然擲鄰案僧一掌揭簾趨出衝口說偈曰徹
徹大海乾枯虛空迸裂四方八面絕遮攔萬象森
羅齊漏泄後方座於真乘應上封之命屢遷名刹
住乾元日開堂示衆曰百千三昧門無量福德藏
放行也如開武庫錯落交輝把住也似雪覆蘆花
通身莫辨使見之者撩起便行聞之者單刀直入

箇箇具頂門正眼人人懸前後靈符掃佛祖見知
作叢林殃害憶得寶壽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寶
壽便行三聖云與麼爲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
在且如乾元今日開堂或有僧出來山僧亦打不
唯此話大行且要開却福州一城人眼去何也劍
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甌上堂達磨未來
東土已前人人懷媚水之珠箇箇抱荆山之璞可
謂壁立千仞及乎二祖禮却二拜之後一一南詢
諸友北禮文殊好不丈夫或有一箇半箇不求諸
聖不重已靈足馬單鎗投虛置刃不妨慶快平生

如今有麼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上
堂宗乘提唱妙絕名言一句該通乾坤函蓋直似
首羅正眼豎亞面門又如圓二點橫該法界乃
卓拄杖曰向這一點下明得出身猶可易脫體道
應難又卓拄杖曰向第二點下明得縱橫三界外
顯應十方身又卓拄杖曰向第三點下明得魚龍
鎖戶佛祖潛蹤不然放過一着隨分有春色一枝
三四花上堂一法有形該動植百川湍激競朝宗
昭琴不鼓雲天淡想像毗耶老病翁維摩病則上
封病上封病則拄杖子病拄杖子病則森羅萬象
病森羅萬象病則凡之與聖病諸人還覺病本起
處麼若也覺去情與無情同一體處處皆同真法
界其或未然甜瓜徹蒂甜苦匏連根苦

文定公胡安國草庵居士字康侯久依上封得言外
之旨崇寧中過藥山有禪人舉南泉斬貓話問公
公以偈荅曰手握乾坤殺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
玉堂兔馬非龍象大用堂堂總不知又寄上封有
曰祝融峯似杜城天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
元不死夜來秋月又同圓
慧和南岳祝融僧也上堂未陞此座已前盡大地人

衡岳志 卷之三
成佛已畢更有何法可說更有何生可利况菩提
煩惱本自寂然生死涅槃猶如昨夢門廷施設誑
諄小兒方便門開羅紋結角於衲僧面前皆成幻
惑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拈起拄杖曰孤根自有
擎天勢不比尋常曲木枝卓拄杖下座
祖考常德府何氏子爲潭州上封僧上堂枯木巖前
夜放華鉄牛依舊卧煙沙儂家鞭影重拈出擊佛
子曰一念回心便到家遂喝一喝下座

惠日姓慶氏漢陽人息心達道自北徂南隱居衡岳
寺來衡岳高僧自惠大以來十八人爲傳藏之名

山唐盧藏用有序夫理存于業理契則業忘心宅
於形心寂則形勝豈不以體會機化通同我人馳
無役有而脗合人生出死而無際古之懸解者懷
挾海岳提挈天地掌擲千界身沒一絲前際後際
其非動無去無來而常樂豈支離其德孟浪其言
哉盖同體大非而無不能自物也則有詠其洪波
志其小行指玄源以釀首和幽鍵而必番亦能狎
闔形神度越茲數則衡岳思海之列可得而稱矣
衡岳寺者梁天監三年立本名善果暨陳改爲大
明有隋號爲衡岳則衡山之心也二十八宿上飛

翼軫之晶三十六都下蟠吳楚之紀赧駁舒蔚燦
爛炳煥以萬珠松標玉聳青蒼錐錯以億尺水碧
巖霜而育粹雲芝佇香以孕真幽岫滅氣絕頂無
迹遊其質者則蘧廬清明挹其靜者則營魄淵澹
信神明之所棲遲也故高人接踵於此遊靈跡歲
蕤道風綿邈自鷲岩西闕象教東流勝躅雖多宗
玄或替至於杖智慧劍懷煩惱軍理以意傳階雖
神遇者未有斯美之甚也然而年代攸邈故老或
遺真詮緬微後生何述有沙門惠日俗姓慶氏濮
陽人也息心達道利見觀方自北徂南爰憩茲岳
如空寂舍覺今昔常然道清涼池知我人非遠備
聞衆異祇覲前修而山間朴畧簡編無次遂覃思
翰墨博采遺風事無虛美務存撫實自思大師州
一十八人著之於傳藏用早遊斯道頗涉藝文承
日公之思獎聞衆真之故事心存日想若見斯人
倘茲理或存亦旦暮之期也懷鉛秉翰序其傳焉
按傳燈錄南岳懷讓禪師者姓杜氏金州人也於唐
儀鳳二年四月八日降誕感白氣應於玄象在安
康之分太史瞻見奏聞高宗皇帝乃問是何祥瑞
太史對曰國之法器不染世榮帝傳敕金州大守

韓偕親往存慰其家家有三子唯師最小炳然殊異性唯思議父乃安名懷讓年十歲時唯樂佛書時有三歲玄靜過舍告其父母曰此子若出家必獲上乘廣度衆生至垂拱三年方十五歲辭親往荊州玉泉寺依弘景律師出家通天二年受戒後習毗尼藏一日自歎曰夫出家者爲無爲法天上人間無有勝者時同學坦然知師志氣高邁勸師問自己意讓便問如何是自己意安以眼開合示之讓不省乃直指謂曹谿參六祖祖問甚麼處來

曰嵩山來祖曰甚麼物恁麼來師無語遂經八載忽然有省乃白祖曰某覺有箇會處祖曰作麼生師曰說似一物卽不中祖曰還假修証否師曰修証則不無污染卽不得祖曰祇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旣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識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在汝心不須速說西方般若多羅識云金雞解啣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師執侍左右一十五年先天二年往衡岳居般若寺開元中有沙門道一卽馬祖也在衡岳山常習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甚麼

一曰圖作佛師乃取一甕於彼庵前石上磨一曰磨作甚麼師曰磨作鏡一曰磨甕豈得成鏡邪師曰磨甕既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一曰如何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成打車卽是打牛卽是一無對師又曰汝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卧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卽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聞示誨如飲醍醐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卽合無相三昧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何故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

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一曰有成壞否師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也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一蒙開悟心意超然侍奉十秋日益玄奧入室弟子惣有六人師各印可曰汝等六人同証吾身各契其一一人得吾眉善威儀常一人得吾眼善顧盼智一人得吾耳善聽理坦然一人得吾鼻善知氣神一人得吾舌善譚說嚴一人得吾心善古今道又曰一切法皆從心生心無所生法無所住若達心地作無礙非遇上根宜慎辨哉

有一大德問如鏡鑄像像成後未審光向甚麼處去師曰如大德爲童子時相貌何在法眼別云阿那箇是大德鑄成底像曰祇如像成後爲甚麼不鑑照師曰雖然不鑑照謾他一點不得後馬大師闡化於江西師問衆曰道一爲衆說法否衆曰已爲衆說法師曰摠未見人持箇消息來衆無對因遣一僧去囑曰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師旨因謂師曰馬師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師然之天寶三年八月十一日圍寂於衡岳謚大慧禪師最勝輪之塔

審承南岳福巖僧侍立大陽次陽曰有一人遍身紅爛臥在荆棘林中周匝火圍若親近得此人大救麝開若親近不得時中以何爲據師曰六根不具七識不全陽曰你教伊出來我要見伊師曰適來別無左右祇對和尚陽曰官不容針師便禮拜李相公特上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指庭前栢樹公如是三問師如是三答公欣然乃有頌曰出沒雲閑滿太虛元來真相一塵無重重請問西來意唯指庭前栢一株

良雅潭州福岩僧居洞山第一座山叅次僧出問如

何是佛山荅曰麻三斤叅罷山至寮謂師曰我今日荅這僧話得麼曰恰值某淨髮山曰你元來作這去就拂袖便出師曰這老漢將謂我明他這話頭不得因作偈呈曰五彩畫牛頭黃金爲點額春晴二月初農人皆取則寒時賀新正織錢三五百山見深肯之住岩日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入門便見

慈感南岳福岩僧本潼川杜氏子上堂古佛心祇如今若不會若沉吟秋雨微微秋風颯乍此乍彼若爲酌荅沙岸蘆花青黃交雜禪有何依良久曰劄文演潭州福岩僧也僧問如何是定林正主師曰坐斷天下人舌頭曰未審如何是親近師曰覩者則瞎上堂當陽坐斷凡聖跡絕隨手放開天地轉直得日月回交互虎嘯龍吟頭頭物物耳聞目視安立諦上是甚麼還委悉麼阿斯吒咄

保宗禪師南岳福岩僧也上堂世尊周行七步舉足全垂目顧四方觸途成滯金欄授去殃及兎孫玉偈傳來挂人唇吻風幡悟性未離色塵鉢水投針全成管見祖師九年面壁不見纖毫盧公六代傳衣圖他小利江西一偈不解慎初德嶠全施未知

護末南山鼈鼻謾指蹤由北院枯松徒彰風彩雲
門顧鑒落二落三臨濟全提錯七錯八若說君臣
五位直如紙馬過江更推賓主交泰恰似泥人澡
洗獨超象外且非捉兔之鷹混迹塵中本是殺豬
之狗何異逃坑赴塹正是避溺投且如斯之解正
在常途出格道人如何話會豈不見陶潛俗子尚
自覩事見机而今祖室子孫不可皮下無血喝一
喝

南岳般若惟勁寶聞禪師福州人也師雪峯而友玄
沙深入玄奧一日問鑑上座問汝註楞嚴是否鑑
曰不敢師曰二文殊作麼生註曰請師鑑師乃揚
袂而去師嘗續寶林傳四卷紀貞元之後宗門繼
踵之源流者又別著南岳高僧傳皆行于世
南岳般若寺啟柔禪師僧問西天以螞人為驗此土
如何師曰新羅人草鞋問如何是千聖同歸底道
理師曰未答苦空境無人不歎嗟上堂衆問板聲
集師因示偈曰妙哉三下板知識盡來泰旣善分
時節吾今不再三便下座

玄泰南岳僧沈靜寡言未嘗衣帛時謂之泰布衲始
見德山陞于堂矣後謁石霜遂入室焉掌翰二十

年與貫休齊已爲友後居蘭若曰金剛臺誓不立
之門徒四方後進依附皆用交之禮嘗以衡山多被
山民斬伐燒畚爲害滋甚乃作畚山謠曰畚山兒
畚山兒無所知年年斫斷青山媚旣中最好衡岳
色杉松利斧摧貞枝靈禽野鶴無因依白雲回避
青煙飛猿猱路絕巖岸出芝朮失根茆草肥年年
斫罷仍再鉏千秋終是難復初又道今年種不多
來年更斫當陽坡國家壽岳尚如此不知此理如
之何遠邇傳播達於九重有詔禁止故岳中蘭若
無復還燎師之力也將示戒乃召一僧令備薪蒸

留偈曰今年六十五四大將離主其道自玄玄箇
中無佛祖不用剃頭不須澡浴一堆猛火千足萬
足端坐垂一足而逝閣維收舍利建塔於迎營雲

亭側

雙僧武帝時自南岳來止黃庭觀白馬巖一日沐浴
畢輕舉禪坐宛然留月帔於松杉間數百年不壞
海印大師首居衡山最上第一晏坐禪定百有惱亂
一志如初

海尊者爲方廣開山祖師感龍王獻地之異想卽海
印雙僧之流也

懶殘者唐天寶初衡岳寺執役僧也退食卽收所餘而食性懶而食殘故號懶殘也晝專一寺之工夜止群牛之下曾無倦色已二十年矣時鄴侯李泌寺中讀書察懶殘所爲曰非凡物也聽其中宵梵唱響徹山林李公性頗知音能辨休戚謂懶殘經音先悽惋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李公潛往謁焉望席門通名而拜懶殘大詬仰空而唾曰是將賊我李公愈加謹敬唯拜而已懶殘正撥牛糞火出芋啗之良久乃曰可以席地取所啗芋之半以授焉李公捧承盡食而謝謂李公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公又拜而退居一月刺史祭岳修道甚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峰頽下其緣山磴道爲大石所欄乃以十牛縻絆以挽之又以數百人鼓噪以推之物力竭而石愈固更無他途可以修事懶殘曰不假人力我試去之衆皆大笑以爲狂人懶殘曰何必見嗤試可乃已寺僧笑而許之遂履石而動忽轉盤而下聲若震雷山石旣開寺僧皆羅拜一郡皆呼至聖刺史奉之如神殘懶悄然乃懷去意寺外虎豹忽爾成群日有殺傷無由禁止懶殘曰授我筆爲爾盡驅除之衆皆

一日大石猶可推虎豹當易制遂與之荆挺皆躡而觀之纔出門見一虎啣之而去類殘旣去虎亦絕蹤後李公果十年爲相也

衡岳泉禪師名谷泉泉南人也少聰敏性耐垢汙大言不遜流俗憎之去爲沙門撥置戒律任心而行眼蓋衲子所至叢林輒刪去泉不以介意造汾陽謁昭禪師昭奇之密受記荊南歸放浪湘中聞慈明住道吾往省覲慈明問曰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泉左右顧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慈明呵曰未任更道看泉乃作虎聲慈明以坐具撼之泉接住推置繩床上慈明亦作虎聲泉大笑曰我見七十餘貞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師因倚遇座上來來問菴主在麼師曰誰曰行脚僧師曰作甚麼曰禮拜菴主師曰恰直菴主不在曰你聾師曰向道不在說甚麼你我拽棒趨出道次日再來師又趨出道一日又來問菴主在麼師曰誰曰行脚僧揭簾便入師攔臂推住曰我這裏狼虎縱橫尿牀鬼子三四兩度來討甚麼曰人言菴主親見汾陽來師解衣抖擻曰你道我見汾陽有多少奇特曰如何是菴中主師曰入門須辨取曰莫祇這便

是麼師曰賺却幾多人曰前言何在師曰聽事不
真喚鍾作甕曰萬法泯時全體現君臣合處正中
邪去也師曰驢漢不曾便休亂說作麼曰未審客
來將何祇待師曰雲門糊餅趙州茶曰恁麼則謝
師供養去也師叱曰我這裏火種也未言謝
供養又山有湫毒龍所墊墮葉身皮必雷雨連日
一過者不敢喘泉慈明暮歸時秋暑提其衣曰可同
俗慈明掣肘徑去於是泉解衣躍入霹靂隨至腥
風吹雨林木振搖慈明蹲草中意泉死矣須臾晴
霽忽引頸出波間曰因後登衡岳之頂靈峰寺或云

雲峰寺

住懶瓚巖又移住芭蕉將移居保直大書壁

曰予此芭蕉菴幽占堆雲處般般異境未暇數先
看矮松三四樹寒來燒枯杉飢餐大紫芋今弃之
去不知誰來住住保真菴盖衡湘至險絕處夜地
坐祝融峰下有火鱗盤繞之泉解衣帶縛其腰中
夜不見明日杖策徧山尋之衣帶纏枯松上盖松
妖也又自後洞負一石像至南臺像無慮數百斤
衆僧驚駭莫知其來後洞僧亦莫知其去遂相傳
爲飛來羅漢嘗過衡山縣見屠者斫肉立其旁作
可憐態指其肉又指其口屠問曰汝啞也既肯首

屠憐之割巨鬻置鉢中泉喜出望外發謝而去一
市大笑而泉自若以杖荷大酒瓢往來山中人問
瓢中何物曰大道漿也自作偈曰我又誰管你天
誰管你地著箇破紙襖一味工打睡一任金烏東
上玉兔西墜榮辱何預我興亡不相關一條拄杖
一胡蘆閑走南山與北山醉臥山路間大雪起作
偈曰今朝甚好雪紛紛如秋月文殊不出頭普賢
呈醜拙齋一奴名調古日令拾薪汲澗或呼對坐
巖石間贈之以偈曰我有山童名調古不誦經不
理祖解般拈拙禦冬寒隨分衣裳破不補會栽蔬

能種芋千山萬山去無懼呵呵呵有甚討處慈明
遷住福巖泉又往省之少留而還作偈寄之曰相
別而今又半年不知誰共對談禪一般秀色相山
裏汝自匡坐我自眠慈明笑而已乃令南公更謁
泉泉與語驚曰五州管內乃有此匾頭道人耶南
公夏於法輪泉因寫偈招之曰一自與師論大道
別來罕有同人到如今拋却老狂僧却去岫巖峰
頭坐大雪漫漫猿聲寂寂獨吟詠自歌曲奇哉大
道知音難得孤雲何日却歸山共坐庵前盤頭石
南公譏其坦率戲酬以偈曰飲光論劫坐禪布袋

經年落魄疥狗不願生天却笑雲中白鶴雲峰悅
去訪之泉以偈贈之曰高才悅禪者心如孩兒貌
山野特特扶筇遠謁予三年見之如初也不參禪
不問道尋常只倡漁家傲禪人見渠冷如灰渠見
禪人淡如皂有結伴請常寧拜阿育王所藏舍利
塔者以偈贈之曰諸禪結伴游玉塔靈蹤勝境將
心筓歸來舉似看如何何似狂僧無縫塔最難邈
豈同白玉受人踏五湖四海盡雲犇踏破幾多鞋
共鞞無縫塔甚匠匠若遇同人方始塔忽然展手
借樣看便與欄腮鼓一搭嘉祐中男子冷清妖言
誅泉坐清曾經由庵中夾杖配郴州牢城盛又暑
負土經通衢施檐說偈曰今朝六月六谷泉被氣
壅不是上天堂便是入地獄言訖微笑泊然如蟬
斃闍維舍利不可勝數邠人塔之至今祠焉

善覺禪師潭州華林僧也常持錫杖夜出林麓間七
步一振錫一稱觀音名號夾山問遠聞和尚念觀
音是否師曰然山曰騎却頭時如何師曰出頭卽
從汝騎不出頭騎甚麼山對僧僧參方展坐具師
曰緩緩曰和尚見甚麼師曰可惜許磕破鍾樓其
僧從此悟入觀察使裴體訪之問曰還有侍者否

師曰有一兩箇祇是不可見客裴曰在甚麼處師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庵後而出裴覩之驚悸師語二虎曰有客且去二虎哮吼而去裴問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乃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山僧常念觀音

文悅南岳雲峰僧初叅大愚聞示衆曰大家相聚喫莖壘若喚作一莖壘入地獄如射箭便下座師大駭夜造方丈愚問來何所求師曰求心法愚曰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後生趣色力健何不爲衆乞食我忍饑不暇爲汝說禪乎師不敢違未幾愚移翠巖師納疏罷復過翠巖求指示巖曰佛法未到爛却雪寒宜爲衆乞炭師亦奉命能事罷復造方丈

巖曰堂司闕人今以煩汝師受之不樂恨巖不去心地坐後架桶籬忽散自架墮落師忽然開悟頓見巖用處走搭伽黎上寢堂巖迎笑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師再拜不及吐一辭而去服勤八年後出世翠巖時首座領衆出迎問曰德山宗乘卽不問如何是臨濟大用師曰你甚麼處去來座擬議師便掌座擬對師喝曰領衆歸去自是一衆畏服法輪齊添禪師南岳僧問學人上來乞師指示師曰

汝適來聞鼓聲麼曰聞師曰還我話來僧禮拜師
曰令人疑者上堂喝一喝曰獅子哮吼又喝曰象
王嘖呻又喝一喝曰狂狗趁塊又喝一喝曰鰕跳
不出斗乃曰此四喝有一喝堪與祖師爲師明眼
衲僧試請棟看若棟不出大似日中迷路上堂良
久曰性靜情逸乃喝曰心動神疲遂顧左右曰守
真志滿拈拄杖曰逐物意移驀召大眾曰見怪不
怪其怪自壞靠拄杖便下座

彦孜禪師南岳法輪僧也上堂若是諦當漢通身無
一隔礙舉措絕毫釐把手出紅塵撥開向上竅當頭
剗定不犯鋒稜轉握將來應用恰好絲毫不漏函
蓋相應任是諸佛諸祖覷着寒毛卓豎會麼喫茶
去僧問如何是不涉煙波底句師曰皎皎寒松月
飄飄谷口風曰萬差俱掃蕩一句截流机師曰點
僧日到師月借人面具舞三臺問如何是佛師曰
白額大虫曰祇如洞山道麻三斤又作麼生師曰
毒蛇鑽露柱曰學人不曉師曰踏着始驚人
橫龍和尚南岳僧初住金輪僧問如何是金輪第一
句師曰鈍漢問如何是金輪一隻箭師曰過也問
如何是祖師燈師曰八風吹不滅曰恁麼則暗冥

不生也師曰白日沒閑人
金輪和尚南岳僧僧問如何是金輪第一句師曰鏡
漢問如何是金輪一隻箭師曰過也曰臨機一箭
誰是當者師曰倒也

景齊潭洲南岳雙峰僧也上堂拈拄杖曰橫拈倒用
諸方虎步龍行打狗撐門雙峰掉在無事甲裏因
風吹火別是一家以拄杖靠扇顧視大眾曰喚作
無事得麼良久曰刀尺高懸着眼看誌公不是閑
和尚卓拄杖一下

南岳西園蘭若曇藏禪師者本受心印於大寂禪師

後謁石頭遷和尚瑩然明徹唐貞元二年遁衡岳
之絕頂人罕參訪尋以脚疾移止西園禪侶繁盛
師養一靈犬守夜經行次其犬啣師衣師即歸房
又於門側伏守而吠詰旦東厨有蟒長數丈毒焰
甚熾侍者請避之師曰死可逃乎彼以毒來我以
慈受毒無實性激發則強慈苟無緣寃親一撥言
訖其蟒按首徐行倏然不見一夕群盜至犬亦啣
衣師曰第庵中有可意物一任將去盜感散

自賢南岳承天院主僧問大眾已集仰聽雷音猊座
既登請師剖露師曰利竿頭上鬪筋斗曰恁麼則

岳麓山前祥霧起祝融峰下瑞雲生師曰紫羅帳裏璨真珠上堂拈拄杖曰不是物擊禪床一下曰與君打破精靈窟歎土揚塵無處尋千山萬山空突兀復擊一下曰歸堂去叅上堂一身高隱惟南岳自笑孤雲未是閑松下水邊端坐者也應隨例說居山咄上堂五更殘月落天曉白雲飛分明目前事不是目前機既是目前事爲甚麼不是目前機良久曰欲言言不及林下却商量

蕭禪和耒陽縣人初爲弓手俾催稅夜宿逋家明日逋家欲烹鷺以待之忽焉遂作人語曰我明日當烹汝善視我和聞之天未明卽請逋家索鷺去修行悟性遊至茶鄉見老嫗挑水遂求飲婦進水辭曰水恐未潔禪和憫之曰汝願富貴乎嫗曰地無泉歲不食孰具少安得富貴但得水暘時歲有年足矣遂于近山岩之下以錫杖鑿石孔七以碗覆之禪七日後去碗當有泉後果然至今陰注千頃後于慶雲寺立化鷺亦如之

崇哲禪師

衡州開國和尚

上堂云山僧有三印更無增減剩覲面便相呈能轉凡成聖諸人還知麼若也未知不免重重註破一印印空日月星辰列下風一印

印泥頭頭物物頭真機一印印水換轉魚龍頭作
尾三印分明體一同看來非赤亦非紅互換高低
如不薦青山依舊白雲中

弘通禪師

衡州育王和尚嗣本寂

和僧問心法雙忘時如何師云

三脚蝦蟆背大象問如何是切急處師云針眼裏

打筋斗

智者大師荆州華容陳氏子目有重瞳在南岳誦法

華經至藥王品曰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

于是獲法華三昧獲旋陀羅尼見靈山一會儼然

未散陳滅歸隋煬帝執弟子禮號智者大師遊當

陽止覆舟山後遊天竺東陽五溪云

慧安荆州枝江人也姓衛氏隋開皇十七年下私度

僧尼勘師師曰本無名遂遁于山谷大業中大發

丁夫開通濟渠饑殍相枕師乞食以救之獲濟者

衆煬帝徵師不赴潛入太和山暨帝幸江都乃杖

錫登衡岳行頭陀行唐貞觀中至黃梅謁忍祖遂

得心要麟德元年遊終南山石壁因止焉高宗嘗

召師不奉詔於是徧歷名迹至嵩少武后徵至輦

下待以師禮甚加欽重后嘗問師甲子多少師曰

不記后曰何不記邪師曰生死之身其若循環環

無起盡焉用記爲况此心流注中間無間見漚起
滅者乃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
年月而可記乎后聞稽顙信受神龍五年三月八

日閉戶偃身而寂春秋一百二十八隋開皇二年壬寅生唐景

龍三年巳酉滅時稱老安國師

惟儼禪師澧州藥山僧年十七依潮陽西山慧照禪

師出家納戒于衡岳希操律師博通經論嚴持戒

律迺造石頭之室便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

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和

尚慈悲指示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

麼不恁麼恁不得子作麼生師罔措頭曰子因緣

不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師稟命恭禮馬祖仍伸

前問祖曰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

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

是子作麼生師於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子之所

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既然如是將三條蔑

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師辭祖返石頭一日在石

上坐次石頭問曰汝在這裏作麼曰一物不爲頭

一曰恁麼卽閑坐也曰若閑坐卽爲也頭曰汝道不

爲不爲箇甚麼曰千聖亦不識後居澧州藥山朗

州刺史李翱問師何姓師曰正是時李不委却問院主主曰恁麼則姓韓也師一夜登山經行忽雲開見月大嘯一聲應灃陽東九十里許居民盡謂東家明晨迭相推問直至藥山徒衆曰昨夜和尚山頂大嘯太和八年十一月六日乃告寂塔于院東隅唐文宗謚弘道大師塔曰化城

慧朗潭州招提寺僧也初參馬祖問汝來何求曰求佛知見祖曰佛無知見知見乃魔耳汝自何來曰南岳來祖曰汝從南岳來未識曹谿心要汝速歸一彼不宜他往師歸石頭便問如何是佛頭曰汝無佛性師曰蠢動含靈又作麼生頭曰蠢動含靈却有佛性曰慧朗爲甚麼却無頭曰爲汝不肯承當師於言下住入住後凡學者至皆曰去去汝無佛性其接機大約如此

崇奧禪師南岳西林僧僧問一問一答賓主歷然不問不答如何辯別師曰坐底坐立底立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吾拄上齧僧禮拜師曰不得諱却範禪師衡州華光寺僧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指僧堂曰此間僧堂無門戶問僧曾到紫陵麼曰曾到師曰曾到鹿門麼曰曾到師曰嗣紫陵卽是嗣鹿

門卽是曰卽今嗣和尚得麼師曰人情不打卽不
 可便打問非隱顯處是和尚那箇是某甲師曰盡
 乾坤無一不是曰此猶是和尚那箇是某甲師曰
 木人石女笑分明

釋玄光者海東熊州人也少而穎悟往衡山見思大
 和尚後返錫江南屬本國舟艦附載離呀時綵雲
 亂目雅樂沸空絳節霓旌傳呼空中聲云天帝召
 海東玄光禪師光拱手避讓唯見青衣前導少選
 入宮城且非人間官府羽衛之設也無非鱗介參
 雜鬼神或曰今日天帝降龍王宮請師說親證法

門吾曹水府蒙師利益旣登寶殿次陟高臺如問
 而談略經十日然後王躬送別其船泛洋不進光
 復登船船人謂經半日而已光歸熊州翁山卓錫
 結茅厥後罔知攸往

釋智習扶件切不知何許人勤學負帙徧歷名山至衡
 岳寺憩息月餘常於寺閑齋獨自尋繹疏義沉思
 兀然偶舉首見老僧振錫而入笑曰師識至廣豈
 不知此義大聖猶不能度無緣之人况師乎師與
 衆生無緣吾試爲爾結緣遂問習今有幾貲糧耶
 習曰九衣而已老僧曰只此可矣宜鬻之以爲行

資且周遊未宜講說也言訖而去至二十年却歸河北盛化鄴中聽衆盈數千人焉

唐文宗太和三年丹霞天然禪師將終命具浴浴畢乃頂笠策杖受履垂一足未及地而化壽八十三師本儒生偶應舉遇禪者問何往曰選官去禪者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何所詣禪者曰江西馬祖出世卽選佛之場也師遂見馬祖以手托幞頭額祖曰南岳石頭是汝之師師抵南岳石頭曰着槽廠去乃禮謝入行者堂執務後因普請剗草次師獨沐頭跪於石頭之前頭忻然與之落髮尋爲說戒卽掩耳而去便返江西再見馬祖未參禮便入僧堂騎聖僧頸而坐衆驚異以白祖祖入堂見之曰我子天然師卽下地拜曰謝師賜與法名久之遍歷諸方後元和三年於天津橋橫卧留守鄭公出呵之不起吏問其故師曰無事僧鄭竒之日給米麵洛下翕然敬向十五年卜居鄧州丹霞致數百衆師嘗著玩味吟二篇今傳于世謚智通禪師

陳臨海王光大元年南岳思大禪師自止大蘇山凡涉十稔師示衆有二云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已

求莫從他覓覓卽不得得亦非真其他隨扣而應以道俗所施造金字般若法華經時衆請師講二經隨文發解復命門人智顛代講至一心具萬行有疑請決顛卽諮受法華行三七日得悟是年自大蘇山將四初興復庵同初建云

行思禪師吉州安城劉氏子幼歲出家每群居論道師唯默然聞曹谿法席乃往參禮問曰當何所務卽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甚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爲祖曰落何階級師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會下學徒雖衆師居首焉亦猶二祖

言少林謂之得髓矣一日祖謂師曰從上衣法雙行師資遞授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今得人何患不信吾受衣以來遭此多難况乎後代爭競必多衣卽留鎮山門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絕師旣得法歸住青原六祖將示滅有沙彌希遷卽石頭和尚問曰和尚有百年後希遷未審當依附何人祖曰尋思去及祖順世遷每於靜處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座問曰汝師已逝空坐奚爲遷曰我稟遺誠故尋思爾座曰汝有師兄思和尚今住吉州汝因緣在彼師言甚直汝自迷耳遷聞語便禮辭祖龕直詣

靜居參禮師曰子何方來遷曰曹谿師曰將得甚麼來曰未到曹谿亦不失師曰若恁麼用去曹谿作甚麼曰若不到曹谿爭知不失遷又曰曹谿大師還識和尚否師曰汝今識吾否曰識又爭能識得師曰衆角雖多一麟足矣遷又問和尚自離曹谿甚麼時至此間師曰我却知汝早晚離曹谿曰希遷不從曹谿來師曰我亦知汝去處也曰和尚幸是大人莫造次他日師復問遷汝甚麼處來曰曹谿師乃舉拂子曰曹谿還有這箇麼曰非但曹谿西天亦無師曰子莫曾到西天否曰若到卽有

也師曰未有更道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師令遷持書與南岳讓和尚曰汝達書了速回吾有箇鉢斧子與汝住山遷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岳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遷曰寧可永劫受沉淪不從諸聖求解脫岳便休曰大小石頭被南岳推倒直至如今起不得遷便回師問子返何速書

信達否遷曰書亦不通信亦不達去日蒙和尚許箇鉢斧子秣今便請師垂一足遷便禮拜尋辭住

南岳

南岳石頭希遷禪師端州高要陳氏子母初懷娠不喜葷茹師雖在孩提不煩保母旣冠然諾自許鄉洞獠民畏鬼神多淫祀殺牛醜酒習以爲常師輒往毀叢祠奪牛而歸歲盈數十鄉老不能禁後直造曹谿得度未具戒屬祖圓寂稟遺命謁青原乃攝衣從之一日原問師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師曰有人不道嶺南有消息曰若恁麼大藏小藏從何而來師曰盡從這裏去原然之師於唐天寶初荐之衡山南寺寺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庵其上時號石頭和尚師因看肇論至會萬物爲已者其惟聖人乎師乃拊几曰聖人無已靡所不已法身無象誰云自他圓鑑靈照於其間萬象體玄而自現境智非一孰云去來至哉斯語也遂掩卷不覺寢夢自身與六祖同乘一龜游泳深池之內覺而詳之靈龜者智也池者性海也吾與祖師同乘靈智遊性海矣遂著叅同契曰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色本殊質象聲元異樂苦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句四大惟自

復如子得其母火熱風動搖水濕地堅固眼色耳
 音聲鼻舌舌鹹醋然依一一法依根葉分布本末
 須歸宗尊卑用其語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當
 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親明暗各相對比如前後步
 萬物自有功當言用及處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
 拄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觸目不會道運足焉
 知路進步非近遠迷隔山河固謹白參玄人光陰
 莫虛度上堂云吾之法門先佛傳受不論禪定精
 進唯達佛之知見卽心卽佛心佛衆生菩提煩惱
 名異體一汝等當知自己心靈體離斷常性非垢

淨湛然圓滿凡聖齊同應用無方離心意識三界
 六道唯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能知之無
 所不備時門人道悟問曹谿意旨誰人得師曰會
 佛法人得曰師還得否師曰不得曰爲甚麼不得
 師曰我不會佛法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
 問如何是淨土師曰誰垢汝問如何是涅槃師曰
 誰將生死與汝師問新到從甚麼處來曰江西來
 師曰見馬大師否曰見師乃指一椽柴曰馬師何
 似這箇僧無對却圓舉似馬祖祖曰汝見椽柴大
小曰沒量大祖曰汝甚有力僧曰
何也祖曰汝從南岳負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問
一椽柴來豈不是有力

取露柱曰學人不曾師曰我更不會大顛問古人云道有道無俱是謗請師除師曰一物亦無除箇甚麼師却問併却咽喉脣吻道將來顛曰無這箇師曰若恁麼汝卽得入門道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不得不知悟曰向上更有轉處也無師曰長空不礙白雲飛自餘門屬領旨所有問答各於本章出焉南岳鬼神多顯迹聽法師皆與授戒廣德二年門人請下于梁端廣闡玄化貞元六年順寂塔于東嶺德宗謚無際大師塔曰見相藏禪師衡岳南臺寺僧僧問遠遠投師請師一接師曰不隔戶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松韻拂時石不點孤峰山下壘難齊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巖前栽野菜接待往來賓曰恁麼則謝師供養師曰怎生滋味問如何是法堂師曰無壁落問不顧諸緣時如何師良久不語

誠禪師衡岳南臺寺僧僧問玄沙宗旨請師舉揚師曰甚麼處得此消息曰垂接者何師曰得人不迷已問潭清月現是何境界師曰不干你事曰借問又何妨師曰覓潭月不可得問離地四指爲甚麼却有魚紋師曰有聖量在曰此量爲甚麼人施師

曰不爲聖人

守安衡岳南臺寺僧僧問人人盡有長安路如何得
到師曰卽今在甚麼處問寂寂無依時如何師曰
寂底聳因示頌曰南臺靜坐一爐香終日凝然萬
慮亡不是息心除妄想都緣無事可思量

一寸龜毛重七斤

宣明禪師南岳南臺寺僧僧問正法眼藏涅槃妙心
便請拈出師直上覩僧曰恁麼則人天有賴師曰
金屑雖貴

晚至洞山謁真淨問古人一喝不作一喝用意如何
爭叱之師趨出淨笑呼曰浙子齋後遊山好師
忽領悟久之舜法淨曰子所造雖逸格惜緣不勝
耳因識其意自爾諸方力命出世師却之庵居二
十年不與世接士夫踵門略不顧有偈曰萬机休
罷付癡憨蹤跡時容野鹿叅不脫麻衣奉作枕机
生夢在綠蘿庵崇寧改元冬曳杖造龍安人莫之
留明年六月晦問侍僧曰早暮曰已夕矣遂笑曰
夢境相逢我睡已覺汝但莫負叢林卽是報佛恩
德言訖示寂於最樂堂

奉能禪師潭州衡岳寺僧上堂宗風纔舉萬里雲收
法令莫行千峰寒色須彌頂上白浪滔天大海波
中紅塵滿地應思黃梅昔日少室當年不能退已
讓人遂使春糠谷志斷臂酬心何似衡岳這裏山
會粟米飯一桶沒塩羹苦樂共住隨高就低且不
是南頭買貴北頭賣賤直教文殊稽首迦葉攢眉
龍樹馬鳴吞聲飲氣日連鷲子且不能爲爲甚如
此諦觀法王法法如是

道辨南岳衡岳寺僧也僧問拈槌舉拂卽且置和尚
如何爲人師曰客來須接曰便是爲人處也師曰
麤茶澹飯僧禮拜師曰須知滋味始得

振禪師南岳衡岳寺僧山居頌曰阿阿阿瘦松寒竹
鎖青波有時獨坐繁陀上無人共唱太平歌朝看
白雲生洞口暮觀明月照娑婆有人問我居山事
三尺杖子攬黃河

允恭禪師南岳僧師開堂日上堂稀逢難遇正在此
時何謂釋迦已滅弥勒未生拈拂子曰正當今日
佛法及在這箇拂子頭上放行把住一切師時放
去行也風行草偃瓦礫生光拾得寒山點頭拊長把
住也冰洩不通精金失色德山臨濟飲氣吞聲當

恁麼時放行卽是把住卽是良久日後五日看
法師承遠始學於都唐公至荊州進學於玉泉真公
真公授師以衡山俾爲教魁人從而化者萬計有
弟子法照初居廬山由正定聚趣安樂國見蒙惡
衣佛侍者佛曰衡山承遠也出而求之肖焉乃從
而學傳教天下法照在代宗時爲函師乃言其師
有異德天子南嚮而禮焉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
居曰般若舟道場用尊其位師始居山西南岩石下
人遺其食則食不遺則食土泥茹草木其取衣類
是南極海齋北自幽都來求厥道或值之崖谷巖
形垢面躬負薪樵以爲僕從而媒之乃師也凡化
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疾至故示專念書塗
巷刻溪谷丕勤誘掖以援于下不求而道備不言
而物成人皆負布帛斬木石委之岩戶不拒不營
祠宇旣具至德宗朝申詔褒立是爲彌陀寺正元
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終于寺壽九十一柳宗元爲
述碑刻于寺門

國師法照唐大歷二年止衡州雲峰寺慈忍戒定爲
時所宗嘗於僧堂食鉢中覩五色雲中有梵剎當
東北有山澗石門復有一寺金書其題曰大聖竹

林寺宅日復於鉢中見雲中數寺池臺樓觀萬菩薩衆雜處其中師以所見訪問知識有嘉延曇暉二僧曰神聖變化不可情測若論山川面勢乃五臺耳四年師於郡之湖東寺開五會念佛當是五月爲一會感祥雲彌覆雲中樓閣觀阿彌佛及二菩薩身滿虛空有數梵僧執錫行道復見老人謂曰汝先發願於金色界禮觀大僧今何輒止師遂與同志遠詣五臺見寺南有光及隨至佛光寺一如鉢中所見東北五里果有大山山有澗澗北石門旁二青衣一稱善財一稱難陀引師入門北行見金門樓觀金榜題曰大聖竹林寺寺方二十里一百院皆有金地寶塔華臺玉樹入講堂見文殊在西普賢在東踞獅子座爲衆說法菩薩萬數共相圍遶師於二菩薩前作禮問曰末代凡夫未審修何法門文殊告曰諸修行門無如念佛阿彌陀佛願力難思汝當繫念决取往生時二大士同舒金臂以摩其頂與之記曰汝以念佛力故畢竟證無上覺文殊復曰汝可往詣諸菩薩院巡禮承教師歷請

授至七寶園復回至大聖前作禮辭退向二青
六次至門外師復作禮舉頭俱失後與五十僧往

△三副窟即無著見大聖處忽觀眾寶宮殿文殊普
賢及萬菩薩佛陀波利師方作禮舉首即失夜於
華嚴院見寺東岩壑有五枝燈師曰欲分百燈既
而如願復曰願分千燈數亦如之光徧山谷又前
詣金剛窟夜半見佛陀波利引之入寺後復於華
嚴院念二大士記我往生乃一心念佛忽見波利
謂之曰汝華臺已生後三年華開矣汝見竹林諸
寺何不使群生共知之師因命匠刻石為圖於見
處建竹林寺既畢謂眾曰吾事畢矣數日別眾坐
逝推波利之言果三年也當大歷七年也師於并州行五

會教化人念佛代宗於長安宮中嘗聞東北方有

念佛聲遣使尋之至于太原果見師勸化之盛遂

迎入禁中教宮人念佛亦及五會柳子厚集南岳碑云代宗時法

照為國師

開緣號無盡順天人嘉靖間栖南岳明月峰尋居永

泰峰四十餘年草衣木食悟佛心印後坐化

圓昂號遼安衡陽人參南岳無盡和尚建雲龍寺華

藏閣從師說法者千五百人

真文號知休華亭人遊南岳結茅淨瓶巖與圓昂往

復參證悟佛宗旨尋化去

衡陽縣志古蹟外志

真 映林華亭人 越南岳 餘業 考 衡陽 與 國 景 志

子 長 於 嶺 南 志 卷 十 正 百 八

國 景 志 衡 陽 文 衡 湖 人 參 南 岳 無 盡 承 尚 表 雲 斷 古 率

泰 聖 四 十 餘 年 草 亦 衡 州 山 中 錄 卷 外

開 終 蓋 無 盡 願 天 人 岳 出 陽 山 學 錄 卷 外

衡 州 志 卷 外 衡 州 志 卷 外

衡 州 志 卷 外 衡 州 志 卷 外

衡 州 志 卷 外 衡 州 志 卷 外

衡 州 志 卷 外 衡 州 志 卷 外

衡山志卷之四

分巡上湖南道僉事東莞鄧雲霄編刪

衡州府知府長泰楊鍾英

衡陽縣知縣清江羅夢暘

衡山縣知縣汜水何登高同訂

鄉紳禮部郎中耒陽曾鳳儀輯纂

衡州府學生負王邊寧

衡陽縣學生負王國泰

劉經筵

臨武縣學生負鄭祖詩

郴州 學生負袁伯璣同校

蓋聞山川徵于文獻楚靈均著離騷雖瞻懷宗國
非以詞翰闕捷然實爲萬世騷雅之祖乃遠遊一
篇尤於衡岳致意者何蓋其牢騷峭拔之氣與清
幽孤厲之境實兩相契也胤是文人墨客遊覽茲
岳者宏章麗藻膾炙人口山岳藉以增輝矣舊錄
多散佚未備而鏤板者又漫漶帝虎贖謬可厭茲
更爲檢臚之曰賦曰序曰跋曰傳曰銘雖體裁不
一其爲茲山文獻之徵則一也是焉可無志乎

祀典

夫穹窿屹立入漢插空豈塊然物將神或憑臨有
虞望秩山川歲徧之秦罷侯置守禮浸廢漢魏間
遣官攝祀事守令禱水旱者亦與祭焉衡司生物
之權祈禱響應唐宋追封至崇帝號莫尚矣我
太祖高皇帝玄德比重華定祀五岳復其號曰南岳
衡山之神著爲令

宸謨煌煌萬世爲經猗歟盛哉志祀典

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肆覲
東后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五月

南巡守至於南岳如岱禮

周禮十二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觀諸侯於明堂五月南巡狩至於南岳亦如之

大宗伯以血祭祭五岳小宗伯四望五岳五岳視三公說苑云五岳何以視三公能布大雲雨焉能歛大雲雨焉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

漢武帝元封五年帝巡南郡至江陵禮南岳自高祖至武帝五岳屬諸侯王境內自奉祠元狩元年以天子且封禪各上書獻五岳然後天子官領祠其後五年一脩封凡五祠焉按武帝至江陵而東登禮瀟之天柱山號曰南岳時帝將封五岳以衡山遠故以天柱代之耳

宣帝神爵元年詔太常制五岳常祀禮皆使者持節唯泰山與河五祠餘一禱三祠

光武中元元年定北郊祀五岳
魏文帝黃初三年禮南岳沈瘞珪璋

晉成帝咸和八年祀南岳遣百戶吏卒以奉其事時神州傾覆惟南岳獨在封內舊臺選百戶吏卒以奉其職中興之際未有官守郡常遣太史兼假四

時禱賽春釋寒而東請水咸和以後又復隳替
南朝宋孝武帝大明七年議祭南岳禮儀有司奏奠
祭南岳殿中郎丘景先議宜使太常持節牲以太
牢羞用酒脯時穀禮用赤璋纁幣噐用陶匏藉用
茅席爲壇兆時不用屨同郊祭以爵獻几有饌種
數依社祭

梁武帝天監中令衡陽郡置南岳宰祀三人以孟春
仲冬祠之

北朝周武帝皇建元年以慈利爲北衡州祀天門山
一爲南岳

後魏景穆帝立五岳廟於桑乾之陰每歲遣祠官詣
諸岳鎮禱焉

隋五時迎氣各配以人其岳瀆鎮海各依五時迎氣
日遣使就其所祭之以太牢隋書云禮天子每以
四立之日及季夏各於其方之近郊迎其帝而祭
之所謂燔柴於泰壇掃地而祭者也春迎靈威仰
者三春之始萬物稟之而生莫不仰其靈德服而
畏之也夏迎赤熛怒者火色熛怒其靈炎至明盛
也秋迎白招拒者招集拒大也言秋時集成萬物
其功大也冬迎叶光紀者叶拾光華紀法也言冬

時祗拾光華之色伏而藏之皆有法也中迎含樞
紐者含容也樞紐有闔闢之義紐者結也言土德
之帝能含容萬物開闢有時紐結有法也然此五
帝之號皆以其德名之而後世相沿以太皞之屬
五人帝配祭焉

唐太宗制以五郊迎氣之日祭五岳貞觀中定祀南
岳衡山於衡州

玄宗開元十三年封南岳爲司天王秩加三公一等
是時天台道士司馬承禎言今五岳神祇是山林
之神也五岳皆有洞府有上清真人降住其職山
川風雨陰陽氣序是所理焉冠冕章服佐從神人
皆有名數請別立齋祠玄宗竒其說勅五岳皆置
真君祠

天寶元年七年八年皆以歲豐祭五岳
德宗貞元二年詔太常卿裴郁等十人各就方鎮岳
竇致祭焉

宋太祖建隆四年平湖南命給事中李昉祭南岳
乾德六年始定南岳常祀時有司言祀官所奉止
曰岳令按祭典祭南岳於衡州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秋八月秘書丞董溫其議南岳

禮部志 卷之四
祀衡山從之温其上言漢以霍山爲南岳望令壽
州長史春秋致祭詔禮官與崇文院檢討詳定上
奏曰按爾雅云江南衡山注云衡山南岳又霍山
爲南岳注云卽天柱山潛水所出此卽非特霍山
爲南岳舜五月南巡周之王制皆以衡山爲南岳
惟漢武帝以衡山爲遼遠取讖緯之流而祭瀟霍
至隋復以衡山爲岳奉祠已久國家疆宇曼廣難
於改制其霍山如有所請及特改祭卽委州縣奉
行從之

五年詔加南岳尊號曰司天昭聖帝十一月戊戌
立南岳後殿上尊號曰景明后

徽宗政和三年詔以祭五帝曰祭岳鎮海瀆南岳衡
山於潭州界

御製

衡岳自唐宋歷封

宸翰炳烺山谷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首正稱號勤修祀事

列聖丕承宣綸紘而式金玉千古為昭至

頌內金齋大藏

功德尤邁往代萬萬矣志

御製

唐

中宗玉牒祝文

有唐嗣天子某敢昭告於昊天上帝有隋運屬顛
危數窮否塞生靈塗炭鼎祚淪亡高祖仗黃鉞而
揅黎元賜玄主而拯沉溺太宗功宏鍊石定區宇
於再麾業壯斷鼇飲滄海而一息臣忝奉餘緒恭
承積慶遂得崑山寢燎炎海澄波雖乃業茂宗祧
斯實降靈穹昊今謹告成南岳歸功上玄大寶克
隆鴻基永固凝董萬姓陶化八紘

開元初定常祭儀祝曰嗣天子某謹遣某官某敢
昭告於南岳衡山惟神贊養萬品作鎮一方茲因
夏始謹以玉幣犧齊粢盛庶品朝薦於南岳衡山

尚饗

德宗御製贈張玄和先生詞

夫至道無名強假名而崇道至真無謚必求謚以
明真惟其可稱實在全德故南岳元陽宮道士張
太虛混元育粹玄之又玄鍊骨三清存神八景衡
峰養德時近百年依罔象以冥搜挾鴻濛而冲用
棲遲浩炁太苦真形頃在先皇敷崇道妙望乎玄
鶴之駕錫以紫霓之裳我有輔臣格言高躅永懷
仙子恨不同時聊伸嘉尚之情式降昭旌之命策
名表德庶永無窮可贈

玄和先生

梁

元帝御製衡山九真觀碑詞

簫鼓騰空煙霞相接星辰奪采燈燭非明風曠雲
梁千門萬戶樓施九柱已同瀨鄉之地山帶五城
復類玄洲之所玉版之經猶蘊金丹之處存焉上
月臺而遺愛登景雲而忘老欣欣然不知所以而
然日暉石瓦東眺靈壽之峰月蔭玉牀西瞻華蓋
之嶺竹類黃金旣歲蕤而防露木似紅蓮且芬披
而拂日杯傳九醞隱綸之車晨至堂開四扇西盈
之中夜響

國朝

洪武禮御南岳祝文式

維神靈峙方岳鍾秀厚祇主司生民其功允大時

維仲

春秋

謹具牲醴庶品用伸常祭上饗

洪武三年歲次庚戌七月丁亥朔越七月癸巳

皇帝遣尚賓館大使臣胡鉉致祭於

南岳衡山之神曰衡之爲岳磅礴中國之南參穹靈
秀生同天地形勢巍然古昔帝王觀天時察地利
以安生民祝曰衡山之神於敬則誠於禮則宜自

唐始加封號歷代相因曩者元君失馭海內鼎沸
生民塗炭予起布衣承上天后土之命百神陰佑
削平暴亂正位稱尊我當奉天地享鬼神以依時
統一人民法當式古今寰宇既清特脩祀儀因神
有歷代之封號予起寒微詳之再三畏不敢效蓋
神與穹壤同始靈鎮南方不知歲月幾何神之所
以靈人莫能測其職必受命於上天后土爲人君
者何敢預焉予懼不敢加號特以南岳之神名其
山依時祀神惟神鑒知尚饗

洪武十年

皇帝遣曹國公李文忠祭曰朕荷上天后土之眷命
蒙神之效靈以致平群雄息阡亂君主黔黎於華
夏統控蠻夷於今十年中國康寧然於神之祝若
以上古之君言之則君爲民而禱歲有春祈秋報
之禮於斯之際有望於神而祭者有巡狩於所在
而燎瘞者今予自建國以來十年於茲國爲新造
民爲初安是不得親臨所在而祀神也特遣開國
忠臣李文忠等以代予行奉犧牲祀帛於祠下以
報效靈自今以後歲以仲秋詣祠致祭惟神鑒之
尚饗

德安志 卷之四
洪武二十八年

皇帝遣神樂觀道士樂本然國子監生王濟祭曰昔者元運將終英雄並起民患兵殃時予亦與羣雄並驅輯兵保民上帝嘿相山川受命效靈所在必克轉戰五年餘方乃兵偃民息衆樂生生之計天下太平二十八年矣今洪武乙亥四月間廣西布政司報蠻夷酋長龍州趙宗壽奉義州黃世鐵不循治化負國殃民兵興之事本重旣行不敢不告所以告者兵行十萬各離父母妻子途間饑飽勞逸山嵐瘴氣患者有之此兵行之難兵入其境良民受害且大軍所過荆棘不生民驚且疑未有不傷者也此所以告也但欲瘴癘之方化煙嵐爲清涼之氣俾殄渠魁良民安業軍士速回各得完聚以養父母是其禱也然予未敢輕告上帝惟神鑒之爲予轉達謹告

洪武三十年

皇帝遣神樂觀道士朱鐸如監生高翥祭曰昔元末兵爭傷生者衆予荷上天眷命岳鎮海瀆山川效靈諸將用命偃兵息民今三十年矣兵燹之餘民方安堵邇來西南戍守諸將不能昭布仁威但知

肥已虐人致令諸夷苗民困窮而奮怒攻屯戍致傷戍守善民者予非敢用兵由是不得已指揮諸將帥兵進討然山川險遠彼方草木茂盛煙嵐雲霧翳鬱之氣吞吐呼吸則人多疾疫此行人衆各辭祖父母父母妻子涉險遠以靖邊夷以安中夏萬冀神靈轉達上帝賜清涼之氣以消煙嵐早定諸夷速歸營壘得奉祖父母父母眷屬團圓是其禱也今年九月二十六日兵行特遣人專香帛牲醴先詣神所謹告尚饗

永樂五年

皇帝遣道士復生監生張禮祭曰比者安南逆賊黎季瑩反子孫黎蒼逞兇肆暴屢壞邊疆侵奪思明府祿州等處地方予加寬貸不肯興師問罪但遣使諭使還地黎賊巧詞支吾所還地多非其舊還地之後復據西平州又侵寧遠州逼脅命吏占管人民劫掠資財殺擄男女邊境之民受其殘酷安南之人并被其害誅求百端老幼不寧邊城之地累年遭其劫掠予教遣人告諭冀其改過而賊稔惡日甚罔有悛心予爲天下主視民塗炭安忍不拯乃命將出師聲罪致討志在吊民豈敢用兵實

出於不得已賴皇天后土眷佑岳鎮海濱效靈將
士奮志賈勇悉掃蕩其孽黨撫安其良善尚念將
士暴露於外離其父母妻子山川險阻道里迢遞
今天氣炎熱恐嵐瘴鬱蒸起居失調易于感疾予
夙夜念此寢食不寧萬冀神靈鑒予誠悃聞於上
帝賜以鴻庥潛消瘴癘俾降清涼使將士安寧百
疾不作特遣人致香帛牲醴先詣神所祭告尚饗

宣德十年

皇帝遣衡州知府胡宗敏祭曰予嗣祖宗大位統理
下民夙夜惓惓養民爲務上祈神靈陰隆助相俾
雨暘時順災沴不生百穀順成民用康濟國家清
泰永賴神庥謹以香帛達於至誠惟神鑒格尚饗

正統元年

皇帝遣尚寶卿宋禮祭曰粵茲南土衡岳爲宗民物
奠安厥功允茂予嗣承大統謹用祭告惟神歆格
永佑邦家尚饗

正統三年

皇帝遣禮部右侍郎王士嘉祭曰朕祗御下民永懷
保卹百穀長育茲惟厥時顯奠明靈特隆敷祐無
災無沴時雨時暘作歲豐穰以穀黎庶尚饗

正統九年

皇帝遣翰林院侍讀周叙祭曰予奉天育民媿涼於德致茲久旱災及群生夙夜省躬中心惓切神司方岳憂憫諒同雨農以時宜任其責特茲致禱尚冀感通弘布甘霖用臻豐稔匪予之惠時乃神休尚饗

景泰元年

皇帝遣工科給士中霍榮祭曰越茲南土霍岳惟崇民物奠安厥功允茂予嗣承大統謹因祭告惟神歆格永祐家邦尚饗

景泰六年

皇帝遣刑部尚書薛希璉奉香帛牲醴告曰恭承天命重付眇躬民社所依災祥攸係志恒內省政每外乖或寒燠愆期或雨暘踰度田疇失利穀麥不登憂切民心妨及國計究推所自良由在茲然因咎致災固朕躬罔避而轉殃爲福實神職當專夫有咎無功過將如一轉殃爲福功孰與均特致懇祈幸副懸望謹告

天順元年

皇帝遣尚寶司少卿凌信祭曰有衡維岳表茲南土

莫安民物厥功茂焉茲予復正大統謹用祭告惟
神歆格永祐家邦尚饗

成化元年

皇帝遣中書舍人解禎亮祭曰惟神毓秀鍾靈永表
南土莫安民物萬世永賴茲予嗣承大統敢用祭
告神其歆鑒佑我國家尚饗

成化四年

皇帝遣巡撫湖廣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羅
篔祭曰比歲以來多方灾沴雨暘不時我民用瘁
民之瘁矣予曷爲懷神矜於民忍降以灾德澤崇
深孰與神侔祈贊化機溥天之休責躬修行予敢
弗篤庶幾與神同作民福尚饗

成化六年

皇帝遣行人范鏜祭曰去冬臘月七日申時武昌漢
陽荆岳等府地震永惟坤道宜靜動必有由願予
眇躬及茲臣庶政理乖缺致此咎徵內省弗寧交
修敢後惟爾有神作鎮一方民所仰賴特遣香帛
用伸虔告尚祈永輔后土潛消灾沴以成泰贊位
育之功則予於明神實所切望謹告

成化十三年

皇帝遣湖廣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敷祭曰國
 家敬奉明神聿嚴祠祀所期默運化機庇佑民庶
 乃近歲以來或天時不順地道未寧或雷電失常
 雨暘爽候或妖孽間作疫癘交行遠近人民頻遭
 饑饉流離困苦痛何可言惕然於衷周知攸厝惟
 神奠鎮一方民所恃賴睹茲災沴能不寃心是用
 特具香幣遣官祭告尚冀體上帝好生之德鑒予
 一憂憫元元之意幹旋造化弘闡威靈捍患禦災變
 旣為福庶幾民生獲遂享報無窮惟神鑒之謹告

成化二十年

皇帝遣湖廣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馬馴祭曰朕
 在位二十載禮神卹民夙夜在念何去秋至冬雨
 雪全無今春首地震京師牟麥無收成之望黎民
 懷艱窘之憂朕心惻然惓切曷已惟神奠位祝融
 鎮彼南服久享民祀寧不寃心茲特遣人敬齋香
 幣用告於神尚冀弘闡明靈參贊造化默奪潛消
 俾雨暘時若物阜民康宗社奠安而神亦血食永
 永矣尚饗

弘治六年

皇帝遣湖廣布政使司左叅議章玄應祭曰伏自去

冬無雪今春少雨田苗未能播種黎庶實切憂惶
予甚兢惕用是側身循省虔致禱祈惟神矜憫下
民幹旋大造早霑甘澤以滋禾稼以濟民艱庶民
有豐稔之休則神亦享無窮之報謹告

弘治十年

皇帝遣巡撫湖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沈暉祭曰自
去冬及今春以來亢旱爲霖雨澤少降麥苗枯槁
田野荒蕪黎庶憂惶予甚兢惕側身循省虔致禱
祈惟神矜憫幹旋造化大霑甘澤以濟民艱庶年
穀有豐稔之祥則神亦享無窮之報謹告

正德四年

皇帝遣湖廣布政使司右叅政周紘祭曰今歲以來
雨暘愆候田苗枯槁黎庶憂惶予心兢惕虔致禱
祈惟神矜民幹旋太和式調化氣以濟民艱庶民
有豐稔之休神亦享無窮之報謹告

正德六年

皇帝遣湖廣布政使司分守上湖南道右叅議孫炯
祭曰去歲以來寧夏作孽命官致討逆黨就擒內
變肅清中外底定匪承洪佑曷克臻茲因循至今
未申告謝屬者四方多事水旱相仍饑饉載途人

一民困苦盜賊嘯聚勦捕未平循省各由實深兢惕
伏望神慈昭鑒幽贊化機災沴潛消休祥叶應佑
我國家永庇生民謹告

正德七年

皇帝遣巡撫湖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丙祭日近
歲以來羣盜爲梗生靈被害在在有之命將徂征
稍臻平定餘災未殄尚累天和旱相仍妖祥疊
見永思厥咎良切疚心爰與羣臣飭躬修政同期
昭格庸迓神庥伏冀神明憫茲黎庶轉災爲福綏
我家邦不勝懣懣懇禱之至謹告

嘉靖元年

皇帝遣翰林院編修尹襄祭日維神毓秀鍾靈永表
南土奠安民物萬世允賴茲予嗣承大統謹用祭
告神其歆鑒佑我國家尚饗

嘉靖九年

皇帝遣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朱廷聲祭日比歲各
處山崩地陷產妖隕星水旱蝗虫火災疫癘人民
流殍變異非常沴降自天朕心憂思惟神司鎮茲
土利濟一方睹斯困窮寧不矜惻遣齋香帛特命
撫臣備物致齋竭誠申禱伏望明彰靈應幹旋化

機時賜雨暘潛消災變豐年有望澤我生民庶免
朕愆神其鑒庇謹告

嘉靖十一年

皇帝遣巡撫湖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汪珊祭曰惟
神鍾靈孕秀鎮奠一方陰翊國家其來尚矣朕以
寡昧恭承天命十有一年於茲敬事神祇罔敢少
懈願儲宮未立恒切於懷茲者特具牲帛醴齊遣
官虔禱伏望茂著神功錫余元嗣則我國家綿慶
禩於無窮而神亦享福於有永矣尚饗

嘉靖十七年

皇帝遣湖廣衡州府衡山縣署縣事衡陽縣主簿王
經祭曰比歲嘗命官禱嗣於神昨丙申孟冬之吉
仰荷天錫元儲亦神所贊佑者茲用致謝神其鑒
歆而永惟默佑焉尚饗

嘉靖三十三年

皇帝遣湖廣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沈應龍祭曰
朕奉天命子育萬民惟冀歲稔時和灾害不作邇
者各處地方水旱兵荒人民遭命危亡載路災變
異常朕心憂惕惟神上奉帝命奠濟一方諒垂
矜憫爰命潔士齋捧香帛特遣撫臣偕儀竭虔詣

祠致祭所冀明神大彰靈應潛幹化機俾氣序順
調雨暘時若彌解災劫溥茲豐泰庶同朕奉天子
民之意而神亦享惠於無窮矣謹告

嘉靖四十四年

皇帝遣都御史張雨副使汪克用祭曰惟予嗣續丕
畜仰承帝眷日張治化輯寧邦家匪資神力匡扶
曷克遵迎景貺茲今八月初十實爲初度之辰命
官齋捧香帛前詣祭告惟神鎮奠一方耀靈炳續
冀永贊天賜佑輯福眇躬集慶凝祥以迓萬載之
休

隆慶元年

皇帝遣太常寺少卿王凝祭曰惟神受命昊帝永表
南方布氣宣和民物允賴茲余嗣續丕畜謹用祭
告神其歆鑒以保定我隆慶億萬年之基尚饗

隆慶三年

皇帝遣巡撫湖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姜廷順祭曰
邇者水災異常殃及黎庶良軫朕懷茲特遣官祭
告惟神鑒佑永福邦民謹告

萬曆元年

維萬曆元年歲次癸酉六月己酉朔祭日壬子

皇帝遣兵科右給事中張楚城祭日維神受命昊天
永表南方布氣宣和民物咸賴茲予嗣續丕圖謹
用祭告神其歆鑒以保定我億萬年無疆之基尚
饗

萬曆二十二年
皇帝敕諭湖廣衡州府南岳方廣寺住持及僧衆人
等

朕惟佛氏之教具在經典用以化導善類覺悟群迷
護國佑民不爲無助茲者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命工刊印續入藏經四
十一函并舊刻藏經六百三十七函通行
頒布本寺爾等務須莊嚴持誦尊奉珍藏不許諸色
人等故行褻玩致有遺失損壞特
賜護持以垂永久欽哉故

諭

備

萬曆二十二年

照舊林以垂永火德造始

人宰姑行獲冠冠言數夫能樂神

照亦本寺爾等慈惠慈惠神前尊奉冬燕不惜精出

十一函并書修燕盤六百三十函並行

聖長慈聖宣文則勸皇天司命工既自餘人燕盤四

祝告

制境內山川所司徧祭之蓋祝

釐祈禱辟疫禱歲無非事也舊志載祝文甚多不具

錄錄其有關於民社者有修無曠是在後之君子

志祝告

都御史韓重文

惟神毓秀鍾靈聳峙南土奠安之功民物允賴今春

以來天時亢賜雨澤少降五穀未能播種黎庶實

切憂惶重等夙夜兢惕用是側身修省虔致禱祈

惟神矜憫下民幹旋天造早霑甘澤以滋禾稼以

濟民艱庶民有豐稔之休則神亦享無窮之報

都御史秦金

維神靈峙鴻龐秀鍾荆楚位視三公祭享千古佑我
國家運祚靈長雨暘時若物阜民康蠢爾獠獍胡
爾跳梁殘我黎庶犯我天常罪惡貫盈神人共憤
三省合兵威武斯奮欽承王命討茲不庭建旌設
旄戎醜攸行兵過名山禮宜告祀尚冀神休默相
成事殄除克暴肅靖邊隅班師振旅厥功赫如

右叅政陳鳳梧

維神受命上帝奠茲南服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
以百數獨神爲宗一方之水旱癘疫安危休戚皆
神主之也頃者柳桂永道之間苗寇竊發重爲民
患而波及於衡是皆神所受命主治之地而豺虎
縱橫民生弗靖若此其忍忍乎哉鳳梧分守茲土
夙夜憂懼敢奔走瀝忱於祠下神其憫念斯民潛
驅逆賊若禡其魄而落其魂俾一方寧謐男耕女
桑以修祀事於無窮是神之惠也上帝之命也我
國家崇報之意也而鳳梧之責亦少追焉其曷敢
有忘謹告

都御史吳廷舉

惟神宿當軫翼度應璣衡峻極於天雄峙諸岳受命
上帝作奠南方秩視三公祀通百粵具瞻無匹長
育難名在於楚邦九極願眷夫何連歲水滂爲災
種藝失收室家飄蕩廷舉奉土差遣賑濟困窮歲
事豐凶實難逆料仰惟靈聖爲克幹旋謹備香帛
差官祈告五風十雨三豐九登神念我民必有嘉
錫使事既畢躬詣廟廷三沐三薰以報靈貺謹告

左布政方璘

惟岳鍾靈毓秀奠茲南區靡利不舉靡害不除歲在
丁丑周苗弗順柳桂貽毒安攸何辜皇帝有詔大

振天聲爰命文武董衆於征旣宜旣禡漢土並興
璘專督餉轉漕如流英分峭道勇奮峨峯願千里
無饑色之慮三軍有必勝之謀璘等何能爲也而
陰贊默相實神之休自茲以往歛兵革於不試宣
時和以多收此則湖湘之望永永無憂璘等謂岳
之區靈不可不報謂山之雄觀不可不遊繫舟戒
事文以陳羞尚饗

翰林院編修嚴嵩

夫有虞望秩衡已肇祀韓子謂南方之山衡爲宗而
一其神獨靈夫以名山鉅岳昭貺受靈宜爲人所承

祀而秩號穹窿封域限隔則非嵩之所得祀也然
夫古之爲使者過其境得觀其山川詢其民俗吏治
矧祀禮之大乎使徒登遊是務而展祀缺焉不幾
於慢耶去歲之冬嘗道祠下時以王事未終誠積
未至弗敢以瀆茲則乃以牲幣見焉者非諂也禮
也古稱人傑由於地靈周雅所載崧岳降祥實生
申甫以翰周室衡山五岳之一其高大磅礴毓
扶輿爲天地間區鎮者實與崧並也蘊神孕秀鍾
爲賢豪以翊我國家文明之盛固其時矣天子方
勤六師有事邊徼近日駐蹕山陝之間道路傳聞

晨夕憂惕蓋朝廷者四方之極也內寧則外謐都
城或虧窳土靡固則夫上誘淵衷早返乘輿奠安
區夏神其無意乎嵩備員史局叨侍經幃聖躬膺
擲沐之勞臣子豈自寧之日其告於神者非僭也
分也予冒聰明辭出悃悃惟神其聽之尚養

三 都御史張琮

琮欽承皇命撫鎮是邦朝夕兢惕罔敢怠荒所期者
時和年豐民用平康夫何寒陽肆竟土焦苗瘁膏
夫用虞徃徃如是乃飭部屬賤食宿齊靡神不舉
旱不少彌憂心如焚曷其能已細惟衡岳宿當真

軫度應璣衡出雲興雨闡揚威靈敬當躬謁緣隔
洞庭謹齋沐修詞遣衡山縣知縣潘雍祇告祠于
伏伏神功轉移造化沛霖雨於全楚庶有望於秋
成重我邦本鑒我微忱敢告

翰林院編修廖道南

維神秉炎德之精奠離明之位粵九頭以前爲祝誦
氏荷天鴻寶者七十二君迨三皇以後爲祝融氏
翊立瑤樞者百千萬歲合靈履哲豈惟司火正之
權宰化成功實乃握乾符之錄厥庸茂矣自古爲
然上經翼軫天柱高而昨嶸盤下鎮瀟湘地維平

而岫嶠列具官祇承天王之命用展藩國之封瓏
節南旋聊致匍匐之敬鳧舟北上再申蘊藻之忱
韓昌黎之開雲豫期來日朱紫陽之霽雪擬度茲
宵今古同心幽明一理維神有知尚其鑒止

知府丁孔璋禱雨

巍巍明神作鎮南紀七十二峯盤據千里形勝奇巧
峻極祝融有虞望秩肇祀寔崇南方名山以衡爲
宗興雲致雨而其神獨爲至靈者也然神依民而
立民賴神以寧柰何去冬以來仲春將過農事甫
興旱魃爲雷川流漸涸土泉乾燥密雲不再赤地

成千里之凶耕耨難施蹙首咨萬夫之怨是雖天
數偶然實乃人事所招致者也孔璋叨守茲土目
擊斯際實切痛心凡有請禱未見感應茲者移文
遣官望岳祭告維岳降神惟神昭耀幽贊化機災
沴潛消山川出雲雨暘時若大霈三日之霖以慰
三農之望庶民獲有秋之休則神亦享無窮之報
也謹告尚饗

巡按御史陳省

於維五岳秩祀百王屹此衡山實鎮炎方祝融摩漢
紫蓋熒煌七十二岫斗牛之傍望盡荆楚吞吐瀟
湘爲雲爲雨爲煥爲暘有虞巡狩祀事實將茫茫
禹跡玉簡中藏我奉帝命時巡其疆陟彼絕巘白
雲飛揚豈日游衍亦曰祈禳惟岳有神峻極彼蒼
永奠南紀徼福炎荒神其鑒我來格馨香

巡按御史邵光先

維神名雄岳鎮嶽嶽蒼穹正位重離厥德麗洪仙宮
赤帝神闕祝融玉書金簡玄牖潛通祀崇千古秩
視三公雨霖弘濟屏翰魏功某代巡南楚茲焉採
風藩臬分司攸念與同宿懷禹禱仰切高嵩默矢
心香駿謁端恭伏惟陰敷隆貺靈馬無窮時康物

阜成樂堯封

叅議姚弘謨

惟神受命上帝作鎮南邦奠形磅礴含氣混龐能燠能寒爲雲爲雨以慰三農以綏全楚玄功不宰收歛若無巍巍蕩蕩與天爲徒勾吳賤儒冒叅分符負重力微道悠志促不有神力孰敢聳曠我躬無良神譴靡悔牲刑市畜酒瀉山泉敢曰徼福惟以告虔

監察御史余錡

去歲壬辰我皇上以前星未耀特遣撫臣致禱於神

其仁孝誠敬何如也錡於歲癸巳奉命按治茲土未及兼程前進以奔走執事之末聿修相祀之誠於心恒夙夜不自寧特來衡南敬駿奔祠下而奠以辭惟神鑒我皇上仁孝誠敬之至俾薦生聖嗣以慰臣民之望斯神之功亦神之靈也更祈錫福全楚俾自今以始歲其有秋此又錡一念爲民之意副使林士元謝雨

維神受命於天作鎮南土嵩岱恒華並功寰宇夫何六月維夏炎炎作畧焦殺禾稼乾涸溝澗懼有官之子忝將太甚焉莫沮禱祀省愆厥日旣五奄淦

滄以興雲遂滂滂而沛雨誚昔侯之暴尫聞大田
之擊鼓然而龍德雖中神施未普意者其有待乎
何民咨之猶暑願神自今時雨兮時暘投魃子今
江渚錫我以不匱之仁登民於長生之府嗚呼神
化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亦北又聞一合處又之言
通判汪玩禱雨亦北又聞一合處又之言

維神爲天地之鎮統萬山之宗萃炎方之秀增三楚
之雄若謠夫駿功神化民利弗庸能祥風甘雨以
澤歲旱能赤芝丹砂以壽民躬能松檟椽檜以爲
民蔽能香稻玉粒以濟民饗粢自虞廷裡望已通

由唐迨宋祀典益崇迨我刻聖尤軫淵衷束香走
幣降自九重是蓋祈澤下土以奠邦本於無窮也
夫何入夏以來旱魃爲虐畢宿靳功禾已穗而復
稿年將登而旋空四民感額憂心忡忡玩欽佩帝
命佐守衡封竊食弗遑躬叩神宮惟冀鞭應龍於
靈湫吐雲霧於衡峯甘霖賜足禾黍回容史書大
有民慶年豐如或玩等有罪宜速加譴無使斯民
遭願領之凶

狀元羅洪先

洪先自有知聞世有五岳地之鉅者也及知有所嚮

則聞觀五岳者人之達者也已而仕于朝始聞五岳之事甚嚴而南衡獨爲最遠非有天子之命雖王公大人不可以往非有禱謂之事雖牲幣不可以獻惟不仕于朝則又拘于地限于力或有幸而得至必其時之偶者也洪先今爲田野之民于分無所嚴隣南岳封壤越八百有餘里載跋涉歷旬朔而後至又不可謂偶盖于達人之觀竊有志焉未能也夫天垂象地示形至教莫加焉嘗聞人譚南岳祝融峯之上獨立無伍人之仰日月者至此則見其出入海竅如彈丸跳躍于肘袂其雲霧涌空風力剛烈扃戶不密卽几席皆莽蕘之區而又千巖萬壑突見崩出嶄絕深伏臨之使人心眩而膽悸夫積不厚則所出不竒蔽障不盡撤則所見不極遠自古聖云亡至教日墜不可易者惟象與形耳今將徜徉七十二峯之間求所謂厚積者視培塿爲何若而極其所止窮其所變以及吾身之所有者果同耶異耶聞之與見果盡耶未盡耶抑未盡者將陰啟而默授之必有待乎其人則洪先豈所棄乎是故雖非牲幣亦可以獻矣

副使胡堯臣偕知府胡安等祈雨

山大

嗚呼國保於民民依乎神故凡天下名山大川苟有
裨乎民者載在秩宗莫不有祀至於五岳尤加崇
焉若衡宿當軫翼莫在南楚是其渾淪磅礴之氣
鬱於中而鬯於外凝爲泉石布爲風雲鼓爲雷霆
沛爲雨澤以長萬物以前民用以毓才俊以翊邦
家豈特形勝之奇甲稱天下已哉堯臣猥以菲才
列職茲土引翌之資實於神賴比年以來東南多
故征役未休遣調及數千里之編氓誅求盡數十
年之逋負吾民之力旣困以窮追呼之使日蹙且
衆所賴以少紓目前之急者祇幸有土地之利耳

夫何今歲自入春夏之交連遭淫雨之溢邊江原
隰一望平川井畝穉禾漂沒殆盡斯民終歲之望
已去什之三四矣乃又雲河昭灼旱魃爲災炎風
鼓爍石之威熾日揚焦禾之烈早稻未能盡實晚
苗難以吐華物情嗷嗷仰天無愬夫十日無雨則
無禾况曠以五十日乎無禾卽無以卒歲况目前
亦有不能支乎然惟神奉天職司捍禦肯忍吾民
之就斃耶堯臣忝司一方奉職無狀日擊民隱皇
皇靡寧謹以先期省身齋沐躬禱明庭尚冀丕昭
洪貺速賜甘霖俾五日之內盡枯槁以回生而平

秩之秋協三農而有慶斯固神之奉天爲國以求
民瘼之心而亦擅靈茲方享有血食之常分也則
堯臣等相頽始終爲民怙戴又烏有涯已哉憂心
如焚僭言不次惟神鑒之

提學副使顏鯨

鯨東越窮廬生也昔歲丙寅常以言罪謫尉安仁則
楚之賤有司也非有通方達觀之見兀兀守章句
腐於儒又非有超凡入玄任重詣極之學之才也
頃蒙天子鴻恩竽董學之命得泛舟江漢浮洞庭
之波浩浩蕩蕩直不知其幾千里隘陋淺蘓旣恍

然自失茲自會城趨事衡永重岡複嶺深谷長林
日行萬峯之巔登覽不暇又竊以爲南來佳絕勝
遊脩矣旣而渡湘潭經黃茅堡入衡山縣南岳在
焉夫五岳在域中惟南衡爲遠而其神最靈在五
行火烈人望而畏之衡岳炎帝之精也天軸地維
光鉅怪神固其所與山脩七十二峰祝融其第一
峯也憑虛御風振衣其上則獨立天表肩摩翼軫
群峯悉隆僅若綺轂布階夜半觀日出丹丸躍於
扶桑可拊手挾也宇宙合宮滄海一粟視昔遊涉
雄偉佳絕之觀不啻無矣古有之曰登衡岱而知

衆山之陔刻也况培塿乎觀滄海而知江漢之橫
汗也况尺瀆乎信然哉人之所學亦猶是也夫博
一聞強識可以動衆人猶自多若窺夫聖人之道則
堯舜事業太空寸雲顏孟學術猶限一閭引而求
之不可勝窮也形骸樊墻動分彼此民猶有爭若
見夫天地之心則萬品流行本無一身古往今來
皆吾一息合而言之不可勝一也故學莫貴於見
道道莫大於求仁仁莫先於格物能格物則洞識
仁體心通八荒原無限隔康濟四海絕了操持昨
至雲溪館中靜夜悟格物之旨自幸積疑三十載
一旦廓然今天假良遊仰止南岳將身遊七十二
峰之間躡雲霞依日月以極心目之觀尤大有得
焉吾聞衡岳爲天地精華之主文章司命開民成
務神之素也賤子虛生五十一年有志聞道鉅靈
昭赫亦必鑒其無他腸矜其愚惰啟其真純曠之
使底於成者謹隨祝史之末陳詞布虔

叅政張勉學

維神巍巍具瞻雄據南服上應軫宿下鎮坤軸千里
聯綿五嶺屈伏燁燁紫芝儼儼白鹿萬年之松千
歲之竹金簡玉書仙闕雲麓靈秀特鍾其登寶籙

禍福灾祥有感斯觸此殆明神之奧區而匪彼他山之碌碌者也某猥以菲才恭承上命蕃宣於茲入境仰止心悚神馳亡何屬邑弄兵潢池惟神默相盡類殲夷封疆載飭草木含熙矧茲秋季有穀一如坻式稽祀典恐或愆期乃修齋祓乃視牲犧恪共以報豈曰遊嬉惟神鑒只陟降在斯嗣今以往申錫洪禧菑害不作小醜固窺時康物阜惟神之慈匪徼私惠爲我民祈

刑部郎中鄒善

四海之廣五岳獨尊歷千百禩永鎮乾坤永奠南土離明攸存開雲霽雪夙顯靈恩瞻止名岳欲問真源靡迤廣陌莫遂南轅茲奉休命欽卹楚藩自公之暇肅薦蘋蘩神福蒸爰啟予蒙昏用燭幽隱庶幾鮮寃

侍郎李棠

維神佐鎮南離道隆峻極功垂千古秩視三公棠生長區壤被冒恒多夙夜退處仰止勤虔來遊來登亦既有年荷神之休起用南銓洊歷清階以膺今職督兵重鎮撫安是寄羣寇旣殲疆土寧謐此皆神靈庇佑所致茲以叨轉取道湘流載瞻載臨於

神之延獻茲牲儀肅將悃忱伏祈監格以昭明禋
尚饗

知府林兆珂

惟神奠位南服於中州最遠於五岳獨崇帝跡王功
因之以留至今靈貺溥矣廟有祭祭有官天子有
事則命使設壇黃金重器珂不敢擅時祭常儀則
邑令從事焉珂不下侵惟是叨守茲邦寔懃仰止
用擇嘉辰特薦沚瀛自是翼我皇家錫我帝祉比
於岱宗也惟神自是發靈毓秀重賡生申也惟神
自是時望氛祲爲此邦造福消災也亦惟神則庶

幾哉我守臣之責良用追誓入廟陳詞禱故不移
神其鑒之

孫應鰲南岳祭章

精意嚴兮叶寧德盛昭兮式聽舞雲門兮楚伶禮樂
備兮廣庭實沈光兮中星溫風純兮赤靈神之來
兮山青藹都房兮芳馨昭順樂兮布舒和風威靈
兮南陸圖姦紛亂兮四海嗟乞靈睭兮民望多羗
庶幾兮翳舞歌奠寶鼎兮永不磨處高明兮百禮
加玉帛陳兮紛列犧朱鷺咽兮爛班禮卒度兮意
閑雲飄揚兮蒲山神穆穆兮欲還神不言兮中間

恍倏見兮和顏望神馭兮誰扳耿湘流兮潺湲

賦玉泉刺兮似似似未嘗即兮賦賦賦兮賦賦

賦賦兮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賦

遠遊篇

屈原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
焉託乘而上浮遭沈濁而污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
耿耿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
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步徙倚而
遙思兮怊惝恍而永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
增悲神儵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端
操兮求正氣之所由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爲而自

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貴真人之休德
兮羨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
竒傳說之託辰星兮羨韓衆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
兮離人羣而遁逸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奔而鬼
怪時髣髴以遙見兮精皎皎以往來超氣埃而淑郵
兮終不反其故都免衆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
恐天時之代序兮耀靈暈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
悼芳草之先零聊彷徨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誰
可與玩斯遺芳兮晨鄉風而舒情高陽邈以遠兮余
將焉所程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
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淪六氣而飲沆
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
麤穢除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
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
內兮其大無垠毋澁滑而翳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
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庶類以成兮此
德之門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
丘兮留不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兮
九陽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玉色頰以悅
顏兮精醇粹而始旺質銷鑠以灼約兮神要眇以淫

放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
兮野寂寞其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淹浮雲而上征
命天關其開闢兮排閭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
問太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
朝發軔於太儀兮夕始臨乎微閭屯余車之萬乘兮
紛溶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逶蛇建
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燿服偃蹇以低昂兮騶
連蜷以驕驚騎膠葛以雜亂兮班漫衍而方行撰余
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句芒歷太皓以右轉兮前飛
蕪以啟路陽杲杲其未光兮凌天地以徑度風伯爲
余先驅兮氛埃辟而清涼鳳凰翼其承旂兮遇葦

乎西皇擘彗星以爲旂兮舉斗柄以爲麾叛陸離其
上下兮遊驚霧之流波皆睽睽其曠莽兮召玄武而
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衆神以並轂路曼曼其
修達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待兮右雷公而
爲衛欲遠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且担橋內欣欣而
自美兮聊媮娛以淫樂涉青雲以汎濫游兮忽臨睨
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思舊故以
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汜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
自彌指炎帝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荒

忽兮沛潤濇而自浮祝融戒而蹕御兮騰告鸞鳥迎
震妃張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
兮令海若舞馮夷玄螭蟲象並出進兮形蛟虬而透
蛇雌蜺便娟呂增撓兮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
無終極兮焉乃遊以徘徊舒并節以馳騫兮連絕垠
乎寒門軼迅風於清源兮從顛頊乎增冰歷玄冥以
邪徑兮乘間維以反顧召黔羸而見之兮爲余先乎
平路經營四方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
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儵忽而無見兮
聽惝恍而無聞超無爲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爲鄰

唐

湘妃泣竹賦

蔣防

昔帝舜之南巡不迴繫二妃兮心傷已摧對三湘之
遙兮積水無際望九疑之作兮愁雲不開鬱丹誠而
飲恨攀綠篠以興哀淚浪浪而千里墮睫竹冉冉而
萬點凝苔歛蛾之怨盈臆如狸之斑變色落紅臉而
珠影爭圓染碧纖兮纈文交織天紹婣娟嗚咽潛然
瀝青簡兮冊書粲粲灑綠枝兮白露漣漣所謂精神
達而理歸其著悲哀集而物謝其堅想夫萬里迎秋
重江向夕引蒼翠以歔歔忽闌干而委積杖拳然之

手兩點垂絲揮密爾之叢衆痕凝碧是知至哀必感
有怨必通竹無情而發外淚有感而從中慷慨成行
乍洗龍吟之管爛編遠節如交鳳食之叢寧類夫聲
伯再懷其夢想楊朱徒嘆其西東豈無芳菲淪其霜
霰豈無浩淼忘其顧眄是以委檀欒寄葱蒨來非鼓
瑟玉筋之滴瀝雙流去乃望夫粉籜之淋漓一變懿
乎巖巒滿目今古含情事雖遷於歲月理不昧於堅
貞或剪修竿對潭中而錦落或成長箏施堂上而震
響豈不以拂水梢雲逾千越萬庶夫知我者謂我點
點而成文不知我者徒曰青青而懷怨

國朝

祝融峰觀日出賦

顧璘

維南衡之崇岳標祝融之危峯下蟠據乎厚地上峻
極於蒼穹匪支引之可度盡它山其難比隆睇四極
而無蔽又何限乎寰中觀其嶽寄萃嶽直上莫止捫
歷參井靡高弗至躡浮履霄帝居或指足蹠汗懊不
敢俯視何其高也若廼斗柄旣反啟明未升漏刻已
盡荒鷄甫鳴天蒼蒼其一色泯萬動猶無聲謂日出
其可觀乃跂望於高亭爾其游氛且凝灑氣欲豁萬
里乍起沕沕穆穆睽彼陽輪尚爾淵汨冥迷遼漠恍

不可度少焉光景上燭高漢舒白如火將炎大暗微
晰群望方勤日不移眄積霽條裂閃爍驚電駭指失
叫乍見一綫漂沉搖曳湧出波面燭籠外赤鳥卵中
黃上殷下闇半吐半藏依微滉瀟如覲海色水火交
爭良久乃脫於是金鳥高舉若木影離羲和叱馭八
表馳暉所可疑者視扶桑于咫尺東曠望而無窮日
遲天於一度何窳周之莫同參渾儀與宣夜猶想像
其若懷大哉天之爲天也固致詰而難終

序

唐

送林公上人遊衡岳序

李白

江南之仙山黃鶴之英氣偶得英粹後生俊人林公
世爲豪家此土之秀落髮歸道專精律儀白月在天
朗然獨出旣灑落於彩翰亦諷誦於人口閑雲無心
與化偕徃欲將振五樓之金策浮三湘之碧波乘杯
泝流考室名岳瞰憇冥壑凌臨諸天登祝融之峯巒
望長沙之烟火遙謝舊國誓遺歸蹤百千開士稀有
此者余所以歎其峻節揚其清波龍象先輩廻眸拭

視比夫汨泥沙者相去如牛之一毛昔智者安禪於
台山遠公托志於廬岳高標勝槩斯亦嚮慕哉紫霞
搖心青楓夾岸日斷川上送君此行群公臨流賦詩
以贈

送戴十五歸衡岳序

李 白

自上探玄古中觀人世下察交道海內豪俊相識如
浮雲自謂德叅夷顏才兼孔墨莫不名由口進實從
事退而風義可人者厥惟戴侯戴侯寓居長沙稟湖
岳之氣少長咸洛窺霸王之圖精微可以入神懿重
可以崇德謨猷可以尊主文藻可以成化兼以五材

統以四美何往而不濟也其二三諸昆皆以才秀擢
用辭翰炳發昇聞天朝而此君獨潛光後世以期大
用鯤海未躍鵬霄悠然不遠千里訪余以道邛國之
秀有廖侯焉人倫精鑒天下獨立每延以宴譔許爲
通人獨孤有隣及薛諸公咸亦以爲信然矣屬明主
未夢且歸衡陽憇祝融之雲峯美茱萸之湍水軒騎
糾合祖於魏公之林亭笙歌鳴秋劒舞增氣况江葉
墜綠沙鴻冥飛登高送遠使人心醉見周張二子爲
論平生雞黍之期當速赴也

送陳郎將歸衡岳序

李 白

衡山志 卷之四
仲尼旅人文王明夷苟非其時賢聖低眉况僕之不
肖者而遷逐枯槁固其宜耶朝心不開暮髮盡白登
高望遠使人增悲陳郎將義風凜然英思逸發來下
專城之榻去邀才子之詩動清興於中流激素波而
逕往諸公帳望不及聯章祖之序慙起予輒冠名篇
之首作者嗤我乃爲撫掌之資乎

送廖道士序

韓愈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
百數獨衡山爲宗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衡之南
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取高而橫
絕南北者嶺邠之爲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
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
必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旣靈而邠之爲
州又當其中州清淑之氣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其
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
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竒也意
必有魁竒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
無乃迷惑沒溺於佛老之學而不出耶廖師邠人而
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竒
而迷惑沒溺者邪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

所與游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石鼎聯詩序

谷口寒多澗而善於韓愈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山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鑪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與我賦此乎劉往見衡湘關人說云年九十餘矣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不知其實能否也見其老頗貌敬之不知其有文

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題其首兩句次傳於喜喜踴躍即綴其下云云道士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墻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爲我書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初不似經意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慙駭欲以多窮之即又爲而傳之喜喜思益苦務以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也畢即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其不用意而功益奇不可附說皆侵劉侯喜益忌之劉與侯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穎脫含譏諷夜盡

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
伏矣願爲弟子不敢更論詩道士奮曰不然章不可
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卽又唱出
四十字爲八句書訖使讀讀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
乎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爲
文耶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
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
常聞也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不敢
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敢
問解何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累問不
應二子不自得卽退就坐道士倚牆瞻鼻息如雷唯
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斯須曙鼓鼕鼕二子亦因遂
坐睡及覺日已上驚顧覓道士不見卽問童奴奴曰
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卽出
到門覓無有也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間遂請余
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
人耶

贈衡岳十八高僧序

盧藏用

夫理存於業理契則業忘心宅於形心寂則形勝豈
不以體會機化通同我人馳無役有而脗合出生入

死而無際古之懸解者懷挾海岳提挈天地掌擲于
界身沒一絲前際後際其非動無去無來而常樂豈
支離其德孟浪其言哉蓋同體大非而無不能自物
也則有詠其洪波志其小行指玄源以驥首和幽鍵
而少番亦能押闔形神度越茲數則衡岳思海之列
可得而稱矣衡岳寺者梁天監三年立本名善果暨
陳改爲大明有隋號爲衡岳則衡山之星也二十八
宿上飛翼軫之晶三十六都下蟠吳楚之紀赧駸舒
蔚燦爛炳煥以萬珠松標玉聳清蒼璀璨錯以億尺水
碧巖霜而育粹雲芝佇秀以孕直幽岫滅氣絕頂

跡遊其質者則遠廬清明挹其靜者則營魄淵澹信
神明之所棲遲也故高人接踵於此遊靈迹歲蕤道
風綿邈自鷲巖西闕象教東流勝躅雖多宗玄或替
至於仗智慧劔懷煩惱軍理以意傳階惟神遇者未
有斯美之盛也然而年代攸邈故老或遺真詮緬微
後生何述有沙門惠日俗姓慶氏濮陽人也息心達
道利見觀方自北徂南爰憇茲樂如空寂舍覺今昔
常然道清涼池知我人非遠備聞衆異祇覲前脩而
山間朴畧簡編無次遂覃思翰墨博采遺風事無虛
美務存據實自思大師州一十八人著之于傳藏用

早遊斯道頗涉藝文承日公之思獎聞衆真之故事
心存目想若見斯人倘茲理或存亦旦暮之期也遂
懷鉛秉翰序其傳焉

宋

贈廖倚序

歐陽永叔

元氣之融結爲山川山川之秀麗稱衡湘其蒸爲雲
霓其生爲杞梓人居其間得之爲俊傑秀才廖倚生
於衡山之陽而秀麗之精英者得之尤多故其文則
雲霓其材則杞梓始以進士舉於有司不中遂遊公
卿門所至皆虛館設席爭以禮下之今永興太原公

雅識沉正器器尤深其初鎮秦川也請君與俱行
趨函關以覽秦都則西方士君子得以承望乎風采
矣凡居秦幾歲而東將過京師以歸予嘗以上計吏
客中都識君於文達屏之以益友當君之西也獲餞
於國門及夫斯來又相見於洛嶺語故舊數日乃行
夫山川固能產異物而不能蓄之者誠有利其用者
爾今君之行也余疑夫不能以蓄於衡山之阿也

遊南岳唱酬序

張栻

杖來往湖湘踰二紀夢寐衡岳之勝亦嘗寄跡其間
獨未登絕頂爲快也乾道丁亥秋新安朱熹元晦來

訪予於湘水之上番再閱月將道南山以歸迺始備
爲此遊而三山林用中擇之亦與焉粵十有一月庚
午自潭渡湘水甲戌過石灘始望岳頂忽雲四合夫
雪紛集頂更深尺許予三人者飯道傍草舍人酌一
巨盃上馬行三十餘里投宿草衣巖一時山川林壑
之觀已覺勝絕乙亥抵後岳丙子小憇甚雨暮未已
從者皆有倦色湘潭彪君正德美來會亦意予之不
能登也予獨與元晦決策明當冒風雪亟登而夜半
雨止起視明星爛然比曉日升賜谷矣德美以怯寒
辭歸予三人聯騎渡興樂江宿霧盡捲諸峯玉立心

日頃快遂飯黃心易竹輿由馬跡橋登山始皆荒巖
彌望已乃入大林壑崖邊時有積雪甚快溪流觸石
曲折有聲琅琅日暮抵方廣氣象深窈八峯環立所
謂蓮花峯也登閣四望雪月皎皎寺皆板屋問老宿
云用瓦輒爲冰雪凍裂自如此如高臺上封皆然也戊
寅明發穿小徑入高臺寺門外萬竹森然間爲風雪
所折清爽可愛住山了信有詩聲云夜月明窓牖間
有猿嘯清甚出寺卽行古木寒藤中陰崖積雪厚幾
數尺望石廩如素錦屏日下照林間冰墮鏘然有聲
雲陰驟起飛霰交集頃之乃止出西嶺過天柱下福

巖望南臺歷馬祖庵由寺背以登路亦不至甚狹遇險輒有磴可步陟踰數十里過大明寺有飛雪數點自東來望見上封寺猶縈紆數里許乃至山高草木堅瘦門外寒松皆拳曲擁腫樛枝下垂水雪凝綴如蒼龍白鳳然寺宇悉以板障蔽否則雲氣噓吸其間時不辨人物有窮林閣侍郎胡公題榜蓋取韓子雲壁潭潭窮林攸擢之語三友始息肩望祝融絕頂褰裳徑往頂上有石可坐數十人時烟靄未盡澄徹然群峯錯立遠近異態其外四望渺然不知所極如大瀛海環之真奇觀也湘水環帶山下五折乃北去寺

信指蒼莽中云洞庭在焉晚居閣上觀晴霞橫帶千里夜宿方丈月照雪屋寒光射人泉聲隔窓冷然通夕恍不知此身踞千峯之上也己卯武陵胡寔廣仲范彥德伯崇來會同遊仙人橋路並石側足以入前岸挺出下臨萬仞之壑凜凜不敢久駐再上絕頂風勁甚望見遠岫次第呈露比昨觀殊快寒威薄人呼酒舉數酌猶不勝擁氈坐乃可支頂更雲氣出巖復騰湧如饋餽過南嶺爲風所飄空蒙杳靄頃刻不復見是夜風大作庚辰未曉雪擊窓有聲驚覺將下山寺僧亦謂石磴冰結卽不可步遂亟由前嶺以下路

已滑甚有跌者下視白雲滂激瀾漫吞吐林谷真有
盪臂之勢欲訪李鄴侯書堂則林深路絕不可往矣
行三十里許抵岳市宿勝業寺勁節堂蓋自甲戌至
庚辰凡七日經行上下數百里景物之美不可殫叙
間已發於吟咏更迭唱酌倒囊得百四十有九篇雖
一時之作不能盡工然亦可以見耳目所歷興寄所
託異日或有考焉哀而錄之方已卯之夕中夜凜然
擦殘火相對念吾二人是數日間亦荒於詩矣大抵
事無大小美惡流而爲不及皆足以喪志於是始定
要束翌日當止蓋是後事雖有可歌者亦不復見於

詩矣嗟夫覽是編者其亦以吾二人者自傲乎哉

國朝

南岳小錄序

蔡汝楠

汝楠爲郎時雅願乞山水郡治之第乞則不能也竟
聽除歸德自歸德持服免歸三年謁除斯可以請遂
領衡州守南岳比至衡吏事填委三月弗暇登岳忽
憶蘇子有云天畀我以形使我以心馭也適秦適越
其誰我禦心且不能馭形而况馭人乎遂命輕車上
祝融峯遍南岳觀焉頗謂能馭形而快心獨按山經
并記舊聞搜覽遺志大抵磨滅則又嘆曰古今變態

陵谷不常煙雲洞霄之府或曾爲荆棘瓦礫之場何
固求之爲憇南臺賦詩凡八章而還然性好古意終
不釋也滿秩後謁

分守監泉卜先生以小錄授汝楠汝楠闕過纂者迺
唐人道流彼徒志夫黃冠紫錄之宇錫予褒勅之榮
至於治水所經高賢所憇其他闕乎方輿者弗記也
獨其事蹟名物岳峯泉澗悉與今本不同合且傳之
以屬好事抑尚有藏之山中者或繼此而出同僚諸
君忻然校而梓之嗚呼登高作賦之大夫名山栖跡
之君子舉無所徵焉典籍失而求之野此編之傳也

固宜

送湛甘泉歸南海序

劉 黻

嘉靖甲辰秋甘泉老先生自南海來遊衡山是時翁
年七十有八居數月黻嘗爲文賦四詩送翁歸自後
數拜翁教札皆許再遊憶翁高年以至爲幸丙辰春
翁壽躋九十有一二月廿四日黎明忽鵲噪茅簷翁
高徒謝生報翁至未幾翁親在寒廬黻再拜見翁視
聽聰明步履清健丰采儀度一如宿昔知翁遐壽無
量也蓋翁平日以理養心故心靜逸以志帥氣故氣
順適靜則精神內固順則道體安和此所以高年瑞

老能爲衡山之遊也山川增重草木有光豈非南岳
一幸哉竊憶宋文彥博以八十任中書魏高允以九
十相國事漢張倉以百二十領度支唐李元爽以一
百三十六入九老會翁年視文高已過其曆碩德重
望不當在度支之末即使世有白樂天則亦駕胡杲
元爽光九老之會矣惟翁講明道學更事 三朝歷
翰院 宮輔國子祭酒擢大司馬冢宰敷歷中外乃
今引年閒適於溪山烟雲之外鄙見以翁位端揆則
丰采凝俊可以表儀 朝著叅機務則運籌帷幄可
以決勝千里任師表則庶頑立懦可以風動多士所

謂國有老成人非翁其誰耶草野閑情每懷此意爲
用人者獻也翁向南歸轍有詩茲再次顏字五韻送
翁仙駕并續前序於左惟翁取其意而畧其詞云

衡廬心締小叙

胡直

余質駁晚學所幸海內同志不鄙欲挈而之道然恒
苦於合併之艱自余出補楚臬數年燕齊秦蜀數君
雖尺書不及通何況晤言哉今計散在東南諸君欲
圖終身麗澤雖可以指期又懼難其所也或謂莫近
於衡廬二山良然余茲登衡山因思江陵張伯端居
正鄴縣劉朝重穩茶陵劉少衡應峯南城羅維德汝

芳丹陽姜廷善寶奉新蔡汝聘國瑛麻城耿在倫定
向偕弟定力黃梅周子仁來蘇余同邑王有訓託歐
陽文朝昌萬安周仲涵賢宣安福鄒繼甫善咸於衡
廬道里適均余欲期諸君爲結屋計懼重爲累於是
假衡僧圓寧西棲定爲會所因併廬曰衡廬心締心
締者言雖未面訂而心已締之矣嗟乎古今能以締
心者幾人哉所以締者果何爲哉余不俟言矣矧庸
面耶或謂諸君子顯晦遠邇休戚各殊而欲均一朝
集難哉曰不然以其便期焉可也奚必均耶且聖人
之學本經世而余苦稔病又強以政學斯之未信吾
將疾退長爲衡廬主矣抑諸君子豈無有先余以待
者子何拘拘睢睢焉憂之哉雖然以余之心求切琢
於良朋未嘗不望在諸君子之外而况諸君子乎第
或以余寡劣見斥絕此所爲大恐也嗟乎余與諸君
子所心締者亦寧止爲數人相締已耶異日登廬山
假居匾不俟易名今圓寧者卽名僧楚石門徒又余
師念菴先生舊主人也

衡岳志序

羅洪先

衡岳南方宗山也舜之時巡也五載一至衡舉望祀
之典南方諸侯咸受命焉夫望祀諸山則諸山之神

聚而享於衡其諸侯亦以受命畢至是宗衡者所以
宗舜也文中子曰五載數矣何居儀衛寡而征求少
也夫儀衛征求聖人之政所必察如其不節雖聖人
不可以至衡是衡之宗與無宗則儀衛征求之故也
時變而周文之時巡踈於舜矣然諸侯之至者必有
食邑以食邑供天子之事則其事不爲患於民及其
後也求金索車不勝其困於是包茅不入於楚而王
者之迹熄矣秦漢事封禪復湯沐之民而衡以險遠
乃獨不與當是時也釋老者出伺以神奸鼓其術以
役民而又能竭已以終之故其居代明堂而恣專據
以儒而得至者非羈旅之人則老而倦休者也被羈
旅者旣無力以自振矣若倦休之心則又絕外而厭
勤其能久而有之乎夫問俗必之野登高而賦大夫
之事也舒抑鬱局促之懷而蕩迷瘖煩寃之疾莫良
於遊觀異時聞以職事至者縣官選車徒道置食率
奔走數十百人是其勢自不可久也以其至之難而
復不得久其瞻望不及者不已多乎夫上之不蒙王
者之迹而下焉棄於采風之吏其次多不遇於羈旅
倦休之人則二氏之據而且專宜也然民困矣今二
氏者亦無從而給之故其居亦隨以敗然則衡之宗

者果何歟往余讀前令彭君簪所爲岳志心慨慕焉
二十年而始至考問其中所載若觀海日俯洞庭諸
希奇事大抵本之騷人寓言無足怪者今令張君宣
續刻志又因太學生陽續問序於余遂論次自舜以
下因附已見若此使至衡者或有取於余言則可以
求聖人爲政而去民所患其限於勢者能不惑於寓
言而得其所以爲宗則亦何戚於其未至也哉

重修衡岳志序

姚弘謨

衡岳故無志有之自前縣尹彭子始而念菴先生羅
文懿公序其簡端言近而指遠精義妙理溢於緗縑
粲然與祝融紫蓋爭高競巖由是山中之一草一石
志中之一字一句藉以不朽何其幸歟顧板行滋久
刻畫模糊不惟魯魚刺目展卷茫然而篇章淆亂多
無倫次豈彼其時屬草初就亟於入梓未遑商訂耶
抑續刻者隨時竄入而弗之究圖也縉紳大夫往往
病之竟未有搦郢人之斤者予分藩湖南一載於茲
往來山麓何啻八九蓋嘗三執祀事一恣遊遨退而
檢閱茲編見靈異之區溷於蕪穢不勝恨恨之懷及
是新令尹毛子以重修請且曰衡岳南條之宗天下
之鎮非一方之表已爾而紀載弗稱司牧耻之典文

者獨無意乎予曰唯唯子姑校其舛譌至於義例子
竊取之蓋綜覽刪綴者再越月而畢詩文以景附景
以類分摠形勝於多景之前補事紀於諸卷之首斷
自炎帝歷黃虞以迄 昭代大禮備矣人文宣矣創
設稽物產覈而田租籍矣卽山之雲霞明滅頃刻萬
狀未易寫其形似而峯巒大都今昔文獻則具是焉
矣問者曰所收詩文不已濫乎予曰不然編內諸作
言人人殊雖其有工有拙有雅有俗而發明岳靈之
雄偉不群則諸篇咸有焉夫茲編也以紀勝也非選
文也何濫之嫌或又謂今志較之舊刻所損十之三
所益五之一而體裁爾雅則創自新意固 章若
之何其以編纂屬彭尹也予曰語有之始事者難爲
功因人者易爲力彭創其始予敢貪其功乎且非舊
刻予何從而修之古人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或源
也或委也予惡夫見委而忘源者也遂授毛尹刻置
縣齋願以就正於有道者

衡岳志序

彭 簪

衡岳舊無志於縣志山川類見之夫天下名山大川
雖古錫侯不以專封宜特爲志焉特志之尊岳也且
岳在縣志中探竒尋勝者徃徃見岳而不見縣各志

之亦尊縣也昔者季氏旅於泰山孔子以爲僭衡猶
秦也今制歲時之祭縣以牲帛行事焉則旣以封內
視之矣縣祭山川衡岳在其中而必有特志焉縣志
書山川衡岳亦在其中而必有特志焉君子曰斯志
也遠不踰制近不叛禮可以信矣若夫七十二峯之
勝巖壑泉石之幽亭館池臺之雅麗懸巖絕壁篆刻
之竒古名賢寄寓之芳躅與方外之事可怪可愕之
跡及佳木異草珍禽竒獸之錯產大畧具在志中而
又有古今之雄文妙什足以闡幽而彰微也故不敢
復爲之說惟敬書特志之意以告觀者

跋

國朝

刻神禹碑跋

湛若水

余來爲南禮部尚書之明年傳文衡山有神禹碑發
於地中卽欲往觀之而未能又明年爲嘉靖乙未之
秋楚士有摹神禹碑來遺者快覩而諦觀之字画竒
古與後來篆籀手筆迥別而碑石復剝落雖習于古
篆者僅能辨其一二字旣不可識其中所云獨於碑
末有小楷書古帝禹刻四字意者必後來漢唐人因
見此碑別有所考據而題之及考韓昌黎嶠嶽山詩

云岫嶮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竒科斗拳身薤
倒披鸞飄鳳泊挈虎螭事嚴跡秘鬼莫窺道人偶上
獨見之我來咨嗟涕漣瀉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
樹猿猴悲而劉禹錫寄懷衡州詩亦曰嘗聞祝融峯
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秘文螭虎形盛洪之荆州
記云南岳周迴數百里禹登而祭之徐靈期南岳記
云夏禹導山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由數說合禹貢
而觀之則大禹由岷山導江歷湖入海過南岳登祭
而刻石此山卽此碑無可疑者然韓劉二公蓋皆聞
而不及見余幸見之而其所謂科斗拳薤倒披鸞鳳

飄挈虎螭悉如此碑字画之形狀豈道人之偶見者
所流傳而碑末四字或卽此時題之歟至於二公所
云秘文秘跡則理固有然者夫宇宙內神物固當天
寶而地藏之藏久則必復見而予幸當其數千載復
見之會又獲觀之則是二公之不獲見而悲詫涕泗
者願不幸歟雖然又安知此非兆我國家休嘉之
治而文明之運益當大啟以復三代之隆乎則又匪
特余之私幸也已雖不必識其字義觀其形模竒古
想見古聖人之心畫如覩古聖人之儀形因以得古
聖人之心精一之妙豈但供玩好而已耶夫天地之

文蟲鳥之篆伏羲之画因象而得焉亦何有於文字哉

觀日亭重刻禹碑跋

鄧以誥

禹碑七十七字其八年間灑沉澹灾精神具在有味乎穆叔之論不朽也禹建明德九功以歌嶠嶠石鼓天壤共敝大都立德本於精神精神聚於兢惕碑所示暗歇遲眠卽夙訖冬夫非惜陰之指歟余嘗謂士方閒寂時荏苒流光不見可惜一旦當吏始覺須臾少懈遂成停閣倒懸誰解彼其三過不入意誠有所急也跡所爲經營五岳四瀆而克勤心法曠世若昭

信無間然哉楊贈公校南暴幅負魑魅夔魍窳舞蒸彝十二字試質於王孫滿所謂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不逢不若殊爲屈合予惟當其時雖堯共工比周爲黨魑魅魍魎奚獨鬼方幽州崇山之討翼爲援弼尚有力焉故碑終及之使後世知去姦殄暴實戡亂傾否一大關也至其協上下承天休能令鬼物光怪不爲祟是皆危微餘緒精神亘萬古而不磨者哉予備守衡南少宰楊公授棲霞山刻屬勒之岳麓書院讀其註疏闡明秘奧俾天地間第一文字人人得奉而持焉功寧在禹下乎予以聞兩道鄒公表公雖然

促刻之緣岳麓在長沙距祝融峯遠遂鑄石於峯之
最高觀日臺始事丙午春迄秋乃竣因謬左方以誌
歲月云董其事者衡山令古越單仲禮也

傳
唐

南岳九真人傳

廖 佺

南岳真人名之著者有九其升舉時代即晉宋齊梁
間今像設依然孰測真人間會朱陵洞天朝奉注生
真君有所贊輔與民人傳福爲福也自本朝樞密使
孫沔治事長沙日嘗夢衣道士服者詣前日老叟姓
王朋儕九人有田產爲別觀占佃百餘年在公部下
幸一存意沔第默誌於心未能詳也及奉命祠岳偶
遊九仙石壇覩其老屋塑像位於中者榜曰王靈輿

真人與向之夢中告語者道貌略同沔追憶前事故
委縣官推究逾年果得若干土田屬鄰觀歲收地利
因而申明勒還舊管自非靈顯感通何緣發於沔夢
寐而有所伸矣諒茲時少警湘楚間涉於欺隱者往
往悔責祈於自新自是四方至朱陵者惟恐謁款群
真乞靈後時也去年冬道士歐陽道隆款扉求見謂
余曰道隆私門數世喜藏仙書及道隆曉人事時散
墜過半雖復卷軸存者悉無首尾惟南岳九仙傳次
第存焉姑欲鏤板與前此所印施太上度人經老子
道德經九幽經兼行於世使觀者遷善遠罪必有得
焉願爲書百餘言冠其篇首余審論由中非涉浮僞
疾索所謂九真人傳者削其叙說稠疊者十有一釐
正其字體謬誤者三十有一又較升舉年月不同者
四取舊碑爲定復語道隆曰嘗聞信道故能學學患
不能勤勤患不能久學而勤勤而久行滿功成遠到
有涯矣今道隆欲出俗累萬端非濟度於人而不爲
真有志之士也宜自勉旃景行九真人有初有終補
仙者闕位則副野夫委曲作序云爾

宋

李子廉傳

蘇軾

率子廉衡山農夫也愚朴不遜衆謂之率牛晚隸南岳觀爲道士觀西南七里有些紫虛閣卽魏夫人壇也道士以荒寂不肯居者惟子廉樂之端默而已莫見其所爲然頗嗜酒往往醉卧山林間雖有風雨至不知虎狼過其前亦莫害也故禮部侍郎王公祐出守長沙奉詔禱南岳訪魏夫人壇子廉方醉不能起直視公曰村道士愛酒不能常得得輒徑醉官人恕之公察其異載與俱歸居月餘落漠無所言復送還山曰尊師韜光內映老夫所不測也當以詩奉贈旣而忘之一日晝寢夢子廉來索詩乃作二絕句書板置閣上衆道士驚曰率牛何以得此太平興國五年六月十七日忽使謂觀中人曰吾將有所適閣不可無人當速遣繼我者衆道士自得王公詩稍異之矣及是驚曰天暑如此率牛安往狼狽往視則死矣衆始大異之曰率牛廼知死日耶葬之岳下未幾有南臺寺僧守澄自京師還見子廉南薰門外神氣清逸守澄問何故出山笑曰閑遊耳寄書與山中人澄歸乃知其死驗其書則死日也發其塚杖屨而已東坡居士曰士中有所挾雖小技不輕出也况至人乎至人固不可得識至人者豈易得哉王公非得道不能知

率牛之異也居士常作三槐堂記意謂公非獨慶流
其子孫庶幾身得者及見率子廉事益信其然公詩
不見全篇書以遺其子孫鞏使求之家集而補之或
刻石置紫虛閣上

周濂溪先生傳

司馬光

周敦頤字茂叔諡元公道州人以母舅龍圖閣學士
鄭向任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公至訊立辨邑
人驚曰老吏不如也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
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衆莫敢爭公獨與之辨
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

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因得免移柳之桂陽令郡守
李初平賢之曰吾欲讀書何如公曰公老無及矣請
爲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
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
惴焉不獨以得罪於公爲憂而又以汚穢善政爲耻
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決雖下之民不肯聽
部使者趙抃惑於讒口臨之甚威公處之超然及通
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爲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
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知郴州時抃
及呂公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

物爲己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華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管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并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徵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筮發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所著有太極圖通書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也椽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因與爲友使二子顥頤受學焉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

此矣故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後師聖學於程頤未悟因訪公公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如此

趙清獻公傳

司馬光

清獻公趙并居士字閱道年四十餘擯去聲色係心宗教會佛慧來居衢之南禪公日親之慧未嘗容措一詞後典青州政事之餘多宴坐忽大雷震驚卽契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慧聞笑曰趙閱道撞

彩耳富鄭公初於宗門未有所趣公勉之書曰伏惟
執事富貴如是之極道德如是之盛福壽康寧如是
之備退休閑逸如是之高其所未甚留意者如來一
大事因緣而已能專誠求所證悟則他日爲門下賀
也公年七十有二以太子少保致仕而歸親舊里民
遇之如故作高齋以自適題偈見意曰腰佩黃金已
退藏箇中消息也尋常世人欲識高齋老祇是柯村
趙四郎復曰切忌錯認佛薨遺佛慧書曰非師平日
警誨至此必不得力矣慧悼以偈曰仕也邦爲瑞歸
歟世作程人間金粟去天上玉樓成慧劔無纖缺冰

壺徹底清春風激水路孤月照雲門後以太子少保
致仕而官其子旣提舉兩浙常平旣奉并遍遊諸名
山于衡山城前家焉元豐七年薨年七十七贈太子
少師謚清獻并長厚清修人不見其喜愠平生不治
貨業不畜聲伎日之所爲夜必焚香以告天不可告
則不敢爲也并真世人標表蓋以爲不可及云

旣字景仁由蔭登第通判江州改温州代還得見時
并已謝事神宗命爲太僕丞擢監察御史以父老請
并提舉兩浙常平元祐中復爲御史上疏言治平與
王安石左未幾致政初并廬母墓二年縣榜其里曰

孝弟處士孫侔爲作孝子傳及旣執父喪而其靈降
墓木旣卒子雲又以毀死人稱其世孝率于一門厥
後趙崇趙方父子三人師事胡五峯先生以文武才
值宋亂大有功于社稷蓋忠臣出于孝子之門所從
來遠矣

丞相富弼字彥國由趙清獻公警勵之後不舍晝夜
力進此道聞顓禪師主授于法席冠淮甸徃質所疑
會顓爲衆登座見其顧視如象王回旋公微有得因
執弟子禮趨函丈命侍者請爲入室顓見卽曰相公
已入來富弼猶在外公聞汗流浹背卽大悟尋以偈

寄圓照本曰一見顓公悟入深黃緣信得老師心東
南謾說江山遠日對靈光與妙音後奏署顓師號顓
上堂謝語有曰彼一朝之悞我亦將錯而就錯公作
偈贊曰萬木千花欲向榮臥龍猶未出滄溟彤雲彩
霧呈嘉瑞依舊南山一色青

靈山寺藏書新南山一色青

野黃曰萬木千芥洽向榮旭銷融未出愈斯况雲深

土室極端六日外一牌文妙非亦泮融而涼融公亦

南靈端式山表日憐靈光與妙音錄卷一十四

寄圓照本日一具酬公部人親寄 步相心東

銘

唐

玄宗御製衡山九真觀鐘銘

鑄於郡懸於觀天長地久福無筭

元武王貞皇十一年...

共聖青霞觀銘

虞集

祝融之墟炎帝所理百神引從以作民祉若火之明

無隱弗彰敬祠不怠謂之福鄉雲陽之仙神岳來與

雲氣上騰茶源百出揚清抱和鬱為望州神人接居

孚惠則周饒君之興推澤為吏觸事犯已懲偽耻利

恭默自返通乎神明符章之獲實彰厥誠嗟彼攷文
鬼役蝨螻觀於天真霄壤千百是其有心與天爲徒
以善我民豈不永圖胡君之神亦皆孔著帝命來錫
皆節審惠鬱鬱青霞莫於此方民之依居千載相望
我聖天子視遠如邇無小無大降福彌彌新宮之成
才力孔宜皇上有聞錫命不遲咨爾岳祇辨方受命
祇祠以聚罔敢弗正日下紫微仰瞻不違率職以行
有安無虧史臣分書載必有誌增益綏保以待來世

鐘銘

李琳

陰陽炭天地爐玄橐籥神範模鑄成六器鎮仙都縣
簾法音徹霄衢綿億萬年福寰區

井銘

無名氏

有冽者泉冠于衡麓汲之不窮與海同腹以澤塵襟
以薦公餼於萬斯年並受其福
國朝

岫巖書堂銘

湛若水

岫巖書堂者衡州祝黃門詠之所治以俟異時同其
泉子居之也岫巖峯在衡岳五峯之外其趾隆然寔
高出於五峯衡陽之勝於斯爲最祝子請余作銘歸
刻之岫石焉銘曰高高衡岳祝融之墟紫蓋青玉可

卜我居爰有峒嶺祝子治之左右雙泉滙為前池維
 彼峒嶺隆趾銳巔五峯拔地高卑較然堂開高曠坐
 收洞庭俯瞰湘流仰摩列星磨崖勒文以定我卜祝
 子從予振衣濯足

衡山書堂記

其亦本

衡山

衡山公趙公萬淇平並受其詠

林國古泉振于澗

其亦本

其亦本

卷之四終

